



北京大学

本科生毕业论文

题目：家庭结构与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的
州际差异

Family Structure and Interstate Variation
in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Voter Turnout

姓名： 陈志颖

学号： 1700015128

院系： 国际关系学院

专业： 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

指导教师： 归泳涛

二〇二一年六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导师评阅表

论文题目 (中文)	家庭结构与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的州际差异				
论文题目 (英文)	Family Structure and Interstate Variation in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Voter Turnout				
导师姓名	归泳涛	职 称	副教授	论文成绩 (百分制)	95
导师评语 (包含对论文的性质、难度、分量、综合训练等是否符合培养目标的目 的等评价)	<p style="text-indent: 2em;">论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家庭结构与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州际差异之间的关系。选题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p> <p style="text-indent: 2em;">论文回顾了有关影响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因素的既有研究，选取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这一因素为切入点，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其与投票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论文还将这一因素与种族结构、选举机制两个因素联系起来，对单身女性户主家庭与投票率差异之间的关联做了解释。</p> <p style="text-indent: 2em;">论文所用文献和数据充实可靠，结构合理，观点明确，逻辑性强，写作符合规范，达到了培养目标的要求。</p> <p style="text-align: right; margin-top: 20px;">导师签名: </p>				

版权声明

任何收存和保管本论文各种版本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本论文作者同意，不得将本论文转借他人，亦不得随意复制、抄录、拍照或以任何方式传播。否则，引起有碍作者著作权之问题，将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毕业论文诚信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所有数据、文字资料真实可靠。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内容。对本论文所设计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的方式标明。

经中国知网 PMLC 系统检测，本文查重率为 (2.6) %，符合院系设定标准。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摘要

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是美国政治的核心组成部分，反映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变迁，也勾勒着美国选民群体政治参与的发展轨迹。作为衡量选民参政活跃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大选投票率也是近年来美国选举研究和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既往研究，在政治经济大环境相似的各州之中，选民的大选投票率也应当趋近。然而，现实中却存在一个“反例”。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的政治经济社会特征高度相似，但两州的大选投票率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为解释两州大选投票率的差异性，本研究试图从家庭结构的视角切入，并选取“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这一在两州之间有明显数据差异的统计维度，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尝试梳理一条家庭结构与大选投票率关联性的解释路径。同时，本研究将以“白人占比”为观测维度之一的种族结构因素与以“政党及候选人与选民的联系”为表现形式之一的选举机制因素，视作大选投票的两个常态化背景因素，对操作化为“白人占比”的种族结构与大选投票率的关联性进行了验证，并具体考量了家庭结构分别与这两个因素的联动作用。本研究发现，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之间的确存在关联性，前者可以作为后者的一个预测变量，两者的线性变化方向一致，然而至少在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对比案例中，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机制与种族结构、选举机制的常态化背景也密不可分。

关键词：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家庭结构，种族结构，选举机制

ABSTRACT

The quadrennial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a central component of American politics, reflecting th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ocial ecolog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tlining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American voters. As a significant indicator of voter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the voter turnout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recent years in U.S. election research studies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studies.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voter turnout is very likely similar across states if the stat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 are similar. However, there is a "counter-example" in reality. Minnesota and Illinois have highly simi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ocial characteristics, but their voter turnouts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in voter turnout between the two stat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take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select the statistical dimension of the rate of "female householder, no husband presently, family," which has distinc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tates, and combin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try to find a path to explai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structure and voter turno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considers the racial composition factor, of which "the proportion of white population" could be an observed dimension, and the electoral mechanism factor, of which "party and candidate connection with voters" could be one of the manifests, as two constant contextual factors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respectively analyzes the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se two factors, while verify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racial composition operationalized as "the proportion of white population" and voter turnout, which has been already studied a lot in previous research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re is indeed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ate of "female householder, no husband presently, family" and voter turnout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th the former serving as a predictor variable for the latter and the linear direction of change for both being consistent. However, at least in the comparison cases of Minnesota and Illinois, the mechanism of the former's influence on the latter is also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constant context of racial composition and electoral mechanism.

KEY WORDS: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Voter Turnout, Family Structure, Racial Composition, Electoral Mechanism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一、问题提出.....	1
二、研究意义.....	4
1. 理论意义.....	4
2. 现实意义.....	4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回顾.....	6
一、美国大选投票率的影响因素.....	6
二、家庭结构与投票率的关联性.....	9
第三章 美国各州投票率差异分析.....	11
一、研究设计.....	11
1. 研究假设.....	11
2. 研究方法.....	12
3. 变量说明.....	13
4. 数据说明.....	14
二、统计模型分析.....	14
1. 相关性分析.....	14
2. 多元回归分析.....	17
第四章 案例比较：明尼苏达州与伊利诺伊州差异分析.....	19
一、家庭结构与大选投票：聚焦单身女性户主.....	19
1. “单身”——内部交互与投票执行.....	19
2. “女性”——参政解放与性别角色压力.....	23
3. “户主”——投票的经济社会逻辑.....	27
二、家庭结构与种族结构：差异化群体的投票抉择.....	32
1. 大选投票的种族差异.....	32
2. 种族差异与单身女性户主.....	34
三、家庭结构与选举机制：竞选标签下的选战.....	38
1. “候选人化”的竞选过程.....	38
2. 大选投票的性别差异.....	39
3. 单身女性户主的政策利益偏好.....	40
第五章 结论及展望.....	43
参考文献.....	47
致谢.....	58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60

第一章 引言

总统选举是美国政治的核心组成部分，投票则是总统选举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其中，投票率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美国政治经济生态的变迁，也是选民政治参与活跃度升降的衡量指标之一。基于既往研究和常识推断，如果两个州的政治经济生态高度相近，大选投票率也应较为类似。然而，现实中的两个相似州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却在大选投票率上呈现出明显的州际差异性。基于人口结构数据的实证发现，本文提出了研究问题：“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这一家庭结构因素是否有可能解释以及如何解释大选投票率的州际差异性？对于该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有创新性的贡献，于现实层面而言亦有实际意义。

一、问题提出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以及规模、程度也成为学者们判断一种政体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标。¹ 在各种政治参与行为中，选举投票是普通公民所采取的最基本、最普遍的政治行为，²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和参与地方选举相比，“更多的人热衷于在总统竞选中投票”，³ 因而国家领导人选举长期以来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议题。

自 1787 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美国宪法）诞生以来，大选不断演绎着美国政治生态的变迁，也勾勒了美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轨迹。选举的结果既反映美国社会、政治思潮、政党与选民关系和公民投票行为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美国的政治进程。⁴ 投票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政治权利，也是大选的核心内容之一，投票率则是衡量公民尤其是选民在大选过程中政治参与度的一个重要观测指标。在 2020 年美国大选中，选民投票率一度攀

¹ 孙关宏：《政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2 页。

² “除投票之外，政治参与还包括其他活动，如加入政党和利益团体、写信给民选官员、视为支持政治事业、向政治候选人捐款。”然而，“大多数公民并不以投票以外的方式积极参与政治，只有很少的美国人可以归属于政治积极分子的行列。”参见：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顾肃、吕建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7 页。

³ 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第五版）》，王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23 页。

⁴ 张业亮：《“关键性选举”与美国选举政治的变化》，《美国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7-29 页。

升，较 2016 年大选上升了大约 7 个百分点，创 120 年来新高。⁵ 投票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政治经济生态的变迁，这不仅关乎时下美国公民部分群体政治态度的微妙变化，更与群体背后的个体选择倾向密不可分。

正如美国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大选不仅使美国人感到他们参与了政府事宜，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大选使美国人感到他们处于能控制（政府）的地位。”⁶ 若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待政治参与，作为一种“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⁷ 参与大选投票的政治行为能够提升选民的政治效能感，也与美国长期所高举的民主精神旗帜相契合。然而，并非所有选民都热衷于行使这一政治权利。近年来，美国公民群体内映射出的“政治冷漠症”（Political Apathy）现象逐渐呈现泛化趋势，社会似乎“朝着相反的方向运行，远离共享公共领域和公共关注的意识，而走向更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孤芳自赏”，⁸ 一个具体表现便是美国大选投票率的横向偏低及纵向走低趋势。⁹

而这一总体趋势的背后，又存在州际差异的情态。当我们把对投票率的观察聚焦到各州层面，再从纵向维度去考量，会发现一定的规律性，即长期以来一些州的选民会相对其他州的选民在大选投票这一政治参与行为上更为“冷漠”，反映在投票率上则是更低的数值。

基于既往研究和常识推断，大选投票与政治经济大环境密切相关。如果两个州的政治经济生态高度相似，选民的参政热情与参政活跃度应当相对接近，具体到投票率上也应较为类似。¹⁰ 为此，笔者在基于关于美国各州相似度的现有研究

⁵ 美国之音（VOA）：“让美国人再次投票：2020 大选投票率创 120 年来新高”，2020 年 11 月 9 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igh-voter-turnout-2020-11-09/5652876.html>, 2020-04-05。

⁶ 西奥多·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总统的诞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

⁷ 萨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 页。

⁸ 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第五版）》，第 322 页。

⁹ 横向偏低指的是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低。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20 年 11 月公布的一份报告，瑞典、澳大利亚、比利时和韩国是全球投票率最高的国家，投票率为 80% 左右，而美国的投票率大约在 55%，在 35 个民主国家中排名第 30 位。参见：Pew Research Center, “In past elections, U.S. trailed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 voter turnout,” November 3,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1/03/in-past-elections-u-s-trailed-most-developed-countries-in-voter-turnout/>, 2021-04-05。

纵向走低指的是自 1960 年以来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呈现下降趋势。以达到投票年龄的人口（the voting-age population）为计算基数，1960 年大选 62.8% 的投票率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大选投票率的一个峰值，此后的大选投票率除 2020 年外均未超过 60%，大部分位于 50%-55% 之间，1996 年甚至仅有 49%。参见：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Voter Turnout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statistics/data/voter-turnout-in-presidential-elections_2021-04-05。

¹⁰ Gary J. Miller, “The Impact of Economics 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基础上,对各州进行了成对比较。¹¹ 经比较发现,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在政治、经济、社会特征等方面高度相似,例如政治倾向、投票制度设计、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宗教人口结构、家庭现代化程度等。然而两州的投票率差异却较为明显,这与常识推断有相悖之处。¹² 为何政治经济社会特征高度相似的两州,大选投票率会相去甚远?

为解释此差异性,笔者首先对两州的人口统计学多源数据和资料进行了整合与梳理,发现两州在“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¹³ 这一类统计数据上存在明显差异,¹⁴ 因此初步推测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之间存在关联性,且前者有可能是后者在州际差异性上的解释变量。同时,在种族结构上,两州也存在非常显著的差距。¹⁵ 但由于目前学界已有大量关于种族结构与大选投票率关联性的研究,且已广泛达成共识,即前者是后者的一个核心解释变量(详见文献综述与

Vol.35, No.3, 1997, pp.1173-1204;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al Action in a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65, No.2, 1957, pp.135-150; Rodrigo Martins and Francisco José Veiga,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urnout at national and local elections,” *Public Choice*, Vol.157, No.3/4, 2013, pp.429-448.

¹¹ Objective Lists, “Which States are Most Similar to Minnesota?” January 4, 2021, <https://objectivelists.com/2021/01/04/which-states-are-most-similar-to-minnesota/>, 2021-04-05; Objective Lists, “State Similarity Rating,” December 23, 2020, <https://objectivelists.com/2020/12/23/state-similarity-rating/>, 2021-04-05; FiftyThirtyEight, “State Similarity Scores,”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state-similarity-scores/>, 2021-04-05.

¹² 据统计,2016年明尼苏达州、伊利诺伊州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分别为86415美元、84561美元,高中毕业率分别为25.2%、26%,成年人口占比分别为76.7%、77.2%,性别比分别为99.1、96.6,老年抚养比分别为24.8%、24.5%,信教人口占比分别为65%、64%,家庭电脑普及率为90.2%、89.2%,自2010年以来的其余年份情况相似、变化较为同步。参见: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data.census.gov/>, 2021-04-05。自2000大选以来,两州的选举结果都是民主党候选人胜出。且就投票制度设计而言,两州在投票站、投票方式、人员设施设置等方面均较为相似。参见:Robert M. Stein and Greg Vonnahme, “When, Where, and How We Vote: Does it Matter?”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3, No.3, 2012, pp.692-712。

然而在投票率方面,明尼苏达州的历年大选排名便一直稳居全国第一,而伊利诺伊州的排名则多位于第25-30名区间。参见:United States Elections Project, <http://www.electproject.org/>, 2021-04-05。

¹³ 单身女性户主家庭(Female householder, no husband present, family)是美国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为衡量社会贫困程度而分类的三种主要家庭结构类型之一。由于性少数群体在总人口中仍然占绝对少数,故本研究暂且用“单身女性户主”指称“无丈夫女性户主”,此处的单身指未处于婚姻状态。另外两类家庭类型是单身男性户主家庭(Male householder, no husband present, family)、已婚家庭(Married-couple family)。与整体人口相比,单身女性户主往往更年轻、更多元化。参见: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U.S. Poverty Rate Drops to 11.8% in 2018,” September 10, 2019,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stories/2019/09/poverty-rate-for-people-in-female-householder-families-lowest-on-record.html>, 2021-04-05。

注:由于性少数群体在总人口中仍然占绝对少数,故本研究暂且将“单身女性户主”指称“女性户主(无丈夫)”,此处的单身指未处于婚姻状态。另外两类家庭类型是单身男性户主家庭、已婚户主家庭。

¹⁴ 据2014年至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明尼苏达州与伊利诺伊州在“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这一家庭结构分类数据上平均有着超过3%的差距。投票率较低的伊利诺伊州有着较高占比的单身女性户主家庭,明尼苏达州的情况则相反。参见: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data.census.gov/cedsci/table?q=S1101&tid=ACST1Y2019.S1101>, 2021-04-05。

注:由于2019年的统计数据在家庭结构的群体划分上有新的调整(将“Female householder, no husband present, family”、“Male householder, no husband present, family”分别调整为“Female householder, no spouse present, family”、“Male householder, no spouse present, family”),扩大了单类群体样本的人口基数,使得相关比率有所提高。为保证数据统计标准的一致性,减小数据误差,本研究剔除了2019年相关数据。

¹⁵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data.census.gov/cedsci/table?q=race&t=Marital%20Status%20and%20Marital%20History&g=0100000US.04000.001&tid=ACSDP1Y2018.DP05&hidePreview=true>, 2021-04-05。

理论回顾部分)。因此,本研究将对此进行初步验证和简单探讨,而不作为重点的理论阐释与分析内容。“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这一家庭结构因素是否有可能解释以及如何解释大选投票率的州际差异性?本文试图通过结合统计与定性(质化)研究的路径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二、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首先,家庭结构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地位和居民流动性如何影响政治参与,因而不应成为被忽视的“黑匣子”,而应成为研究的中心。¹⁶ 单身女性比例的持续增长成为美国人口结构近几十年来的一大发展趋势,超过了女性人口总数的50%,她们无疑成为美国大选投票的一股重要力量。¹⁷ 然而,学界对于单身女性政治参与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单身女性户主这一群体的研究更几乎是空白。本文从家庭结构视角聚焦大选投票率的差异性,有助于观察美国政治生态变迁及其背后的社会意涵,把握美国政治的运行脉搏,印证甚至部分丰富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为美国政治参与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其次,本文将对既往关于种族结构对大选投票率影响的研究结论进行初步验证,在家庭结构与种族结构的联动影响及与大选投票率的关联性、家庭结构与选举机制的联动影响及与大选投票率的关联性方面融合了多元理论文献观点,尝试做出创新性的解释。

2. 现实意义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预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为直接、频繁的选举与投票,将成为公民参与政治最主要形式。¹⁸ 在此趋势中,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家庭结构的影响将进一步被加强。而单身女性户主作为政治社会生态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其利益诉求与自我表达理应得到更多关注。本研究主要关注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的关联性,试图窥探政治现象背

¹⁶ Julianna Sandell and Eric Plutzer, “Families, Divorce and Voter Turnout in the US,” *Political Behavior*, Vol.27, No.2, 2005, pp.133-162.

¹⁷ 龚小夏:《驴象庄园——美国总统是如何产生的》,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¹⁸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95-497页。

后的社会面向，这在“人”这一主体要素更为突显的后疫情时代显得更加重要，不仅从微观视角和多元维度来理解和考察美国政治社会化的机制，亦能为当今部分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借鉴与支持，为政策革新提供新的思考切入点。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回顾

关于美国大选研究的中外文献不胜枚举，研究议题广泛而多元。以“美国大选”为关键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网站上检索，结果显示，截止 2021 年 4 月 5 日，共有期刊文章 7695 篇、杂志文章 2776 篇、书籍/电子书 170 册，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¹⁹、政治文化²⁰、政党政治²¹、总统竞选策略²²、总统个人²³、热点话题²⁴、选民²⁵等议题上。国外尤其是美国的大选研究文献更加丰富，以“US presidential election”为关键词在 JSTOR 网站上检索，结果显示十万余条，主题涵盖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社交媒体等方方面面。

具体到投票率这一议题上，国内相关研究相对较少，而国外现有文献则主要集中于影响大选投票率的因素上。其中，关于家庭结构与投票率的关联，也有一些研究者对此做出了尝试。下面将重点对这两个方向的文献进行梳理回顾。

一、美国大选投票率的影响因素

人口统计学至今仍然是分析美国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决定因素的主要内容。无论是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等人在《人民的选择》中建立起的哥伦比亚学派（Columbia School）的分析传统，²⁶ 还是美国学者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沃伦·米勒（Warren E. Miller）等人在《美国选民》中开创的密歇根模式（Michigan

¹⁹ 例如王帅：《驴象之争 200 年：美国总统选举制深度透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 年版；唐晓：《2004 年美国大选对美国选举制度的影响》，《外交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34-42 页等。

²⁰ 例如王冲：《选票的背后——透视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文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年版；赵可金：《美国大选与美国政治的走向》，《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65-85 页等。

²¹ 例如黄湘：《美国裂变：大历史转折点上的总统大选》，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刁大明：《身份政治、党政“部落化”与 2020 年美国大选》，《外交评论》2020 年第 6 期，第 48-73 页等。

²² 例如刘亚琼：《美国大选中的政治宣传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徐键：《新媒体条件下的竞选广告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等。

²³ 例如张琦：《美国总统特朗普》，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 2016 年版；先洋洋：《小布什的关键时刻》，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等。

²⁴ 例如田远：《全球政治风险：英国脱欧与美国大选》，《财经科学》2016 年第 12 期，第 151-154 页；陈肖生：《美国大选移民政策争论背后的价值难题》，《当代美国评论》2020 年第 4 期，第 31-47 页等。

²⁵ 例如刘卫东：《试析 2020 年美国大选中的选民因素》，《美国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68-93 页；田野、赵莉：《全球化如何塑造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民基础：一种选举地理的视角》，《当代美国评论》2020 年第 3 期，第 77-102 页等。

²⁶ 哥伦比亚社会学研究更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互动、社会团体与投票行为之间的关系。参见：Paul F.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Model),²⁷ 学界已达成相对广泛的共识,认为影响大选投票率的因素众多而复杂,即选民投票行为的发生与否是由一系列综合因素共同作用和导致的。

斯蒂芬·施密特(Steffen W. Schmidt)等人认为影响选民投票选择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包括教育、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宗教、种族背景、性别、年龄、地域等;另一类是心理因素,包括党派认同、对候选人的感受、对各项议题的重视程度等。²⁸ 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等人认为投票率与地域、教育、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有关,对大选投票感兴趣的人往往生活在城市地区,存在于具有较高受教育程度和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男性,以及老龄群体中。²⁹ 这一“因素集”实则可看作前述施密特等人所归纳的第一类因素的子集。斯蒂芬·韦恩(Stephen J. Wayne)则在其关于选民投票行为的研究理论中将影响投票率的因素划分为长期因素(例如政党认同)和短期因素(例如候选人个人形象及其政策主张)两类,³⁰ 这种分类则与前述施密特等人所归纳的第二类因素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选民的层面。此外,莫里斯·菲奥瑞那(Morris Fiorina)基于利益-成本分析的经济学研究途径之上,融合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路径(Rational Choice)和心理学的交叉压力(Cross-pressure)和减压理论(Stress-reduction),³¹ 强调了政党认同、决策环境、主观预期效用等因素的交互作用。

就单类自变量来看,国内有关美国大选投票率较为有限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议题:社交媒体与选举³²、少数族裔与政治参与³³、制度特征与政治参与³⁴。国

²⁷ 密歇根学派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更关注选民的政党认同、候选人评价、议题取向与投票行为之间的关系。参见:Angus Campbell, et al.,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1964。

²⁸ 参见:斯蒂芬·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6-230 页。

²⁹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民的选择》,唐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 页。

³⁰ Stephen J. Wayne, *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The Politics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oston: Cengage Learning, 2016. 斯蒂芬·韦恩认为选民除了受选举时的政治环境影响外,还受他们对政党的态度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而后者是环境对个人投票行为施加影响的基础。影响投票行为的长期因素比较稳定,但会随着时间转移而变化;短期因素则更具变化性,体现在每一次大选较上一次的差异上。

³¹ Morris P. Fiorina, "The Voting Decision: 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Aspect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38, No.2, 1976, pp.390-415.

³² 例如胡水娟:《试析美国媒体对总统选举投票率的影响》,《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157-164 页;郭环:《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政治投票解析》,《青年记者》2020 年第 6 期,第 31-32 页;李宇辉:《社交媒体对选举政治的影响——以 2008-2016 年三届美国大选为例》,深圳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 5 月。

³³ 例如何晓跃、许开轶:《美国少数族裔在总体大选中的行为特征和影响力》,《国际论坛》2010 年第 6 期,第 65-70 页;任坤:《美国拉美裔族群在选举政治中的参与状况》,《国际研究参考》2020 年第 9 期,第 11-16 页;腾海区:《论美国印裔族群的政治参与》,《南亚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40-160 页。

³⁴ 例如孙冰岩:《2020 年美国大选:决胜因素、选举特点与政治困局》,《国际关系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82-109 页;朱玉冰:《美国选民政党认同与政治参与——以 2012 年美国大选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5 月;赵海月:《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病”的诊测与剖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外则在多个细分层面均有丰富研究，包括：（1）受教育程度：从整体上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投票率越高。但二者关系强弱因时间和地区而异：从时间上来看，1948年以后二者关系逐渐增强；在地区层面，二者关系则不显著；³⁵（2）大众媒体：通过大众媒体来强化社会压力有助于提升投票率；³⁶（3）种族：少数族裔的投票率总体低于白人，³⁷然而，当候选人是少数族裔（如黑人）时，白人选民投票的可能性会降低；³⁸（4）失业率与经济收入：关于此话题的学界结论争议较大，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高收入、高失业率导致高投票率；³⁹二是认为高失业率导致低投票率；⁴⁰三是认为高收入、低失业率对总统大选无显著影响，但会降低其他选举（例如参众议员选举）的投票率；⁴¹（5）法律与相关政策：选民登记法越宽松，投票率越高；⁴²（6）选举制度设计：投票站越多、越大、人员设施配置越齐全，信息成本、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更低，选民投票积极性越高；⁴³此外，邮寄投票也有助于提升投票率；⁴⁴（7）年龄：年长者更有可能投票；⁴⁵（8）性别：总体而言女性与男性投票率的差异自上世纪中叶后呈现缩小趋势，1980年后女性投票率持续增长并超过男性投票率，⁴⁶等等。以上研究足以说明影响投票率高低的因素复杂多样。

1997年第3期，第13-15页。

³⁵ John E. Filer, et al., "Voting Laws, Education Policies, and Minority Turnout,"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34, No.2, 1991, pp.371- 393.

³⁶ Alan S. Gerber, et al., "Social Pressure and Voter Turnout: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Field Experi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2, No.1, 2008, pp.33-48.

³⁷ John E. Filer, et al., "Voting Laws, Education Policies, and Minority Turnout,"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34, No.2, 1991, pp.371- 393; Benjamin J. Deufel and Orit Kedar, "Race and Turnout in U.S. Elections Exposing Hidden Effect,"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74, No.2, 2010, pp.286-318; Robert Bernstein, et al., "Overreporting Voting: Why It Happens and Why It Matter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65, No.1, 2001, pp.22-44.

³⁸ Ebonya Washington, "How Black Candidates Affect Voter Turnou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1, No.3, 2006, pp.973-998.

³⁹ Barry C. Burden and Amber Wichowsky, "Economic Discontent as a Mobilizer: Unemployment and Voter Turnou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6, No.4, 2014, pp.887-898.

⁴⁰ Benjamin Radcliff, "Reward without Punishment: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Vot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47, No.3, 1994, pp. 721-731.

⁴¹ Kerwin Kofi Charles and Melvin Stephens, Jr., "Employment, Wages, and Voter Turnou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5, No.4, 2013, pp.111-143.

⁴² James D. King, "Political Culture, Registration Laws, and Voter Turnout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 *Publius*, Vol.24, No.4, 1994, pp.115-127.

⁴³ Robert M. Stein and Greg Vonnahme, "When, Where, and How We Vote: Does it Matter?"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3, No.3, 2012, pp.692-712.

⁴⁴ R. Michael Alvarez, et al., "Voting Technology, Vote-by-Mail, and Residual Votes in California, 1990—2010,"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66, No.3, 2013, pp.658-670.

⁴⁵ Barry C. Burden and Amber Wichowsky, "Economic Discontent as a Mobilizer: Unemployment and Voter Turnou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6, No.4, 2014, pp.887-898.

⁴⁶ Elizabeth U. Cascio and Na'ama Shenhav, "A Century of the American Woman Vote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4, No.2, 2020, pp.24-48.

而在比投票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中，性别鸿沟（gender gap）更加明显，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男性在政治领域的参与行动（participatory acts）上比女性更加积极。参见：Nancy Burns, et al., *The Private Roo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8。

另需特别说明的是，基于现有文献，在本文的研究时域内，以“白人占比”为观测维度之一的种族结构因素与以“政党及候选人与选民的联系”为表现形式之一的选举机制因素，可被视为大选投票的两个常态化背景因素。二者对于大选投票而言具有相对清晰的影响路径：近年来，在美国政治极化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白人族群日益面临着政治、经济、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他们渴望通过更积极的政治参与来试图改变自己的处境，投票就是其中一个有效而广泛的发声形式；与此同时，美国大选的竞争强度在过去二十年来也逐渐上升，而选战最直观的承载方式之一便是竞选团队开展的宣传动员，这是竞选策略中拉近与选民距离、获得选票的关键一环。因而本文也将考虑家庭结构与这两个因素的联动作用。

二、家庭结构与投票率的关联性

本研究参考了大量有关大选投票率及相关研究的文献，旨在基于梳理和解读所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尝试厘清单身女性户主与大选投票率的关联性脉络。国外关于家庭结构与投票率关联性的研究，主要围绕两大问题展开。在关于家庭结构与子女政治参与的问题上，学界观点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就在此政治社会化议题上存在分歧。马丁·莱文（Martin L. Levin）认为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对于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发挥着核心作用，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家庭内部的政治气候或政治舆论氛围会显著影响高中生子女的政党偏好，子女的政党选择倾向与父母的政党倾向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即子女在政治“站队”上更有可能选择与父母偏好一致的政党。⁴⁷ 在家庭内部关系对于子女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这一点上，詹姆斯·克拉克（James W. Clarke）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并强调了父亲角色的缺失与子女政治偏激性的相关性。⁴⁸ 而与之相反的是，澳大利亚学者雷温·康奈尔（Raewyn Connell）则认为家庭相较于学校和大众媒体等组织机构，已逐渐在子女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滑向边缘地位。⁴⁹ 然而，凯思琳·多兰（Kathleen Dolan）在 1989 年针对 1352 名大学生及其家庭情况开展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结构或家庭变化（包括父母离婚、再婚、丧偶等）对子女投票等

⁴⁷ Martin L. Levin, "Social Climates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25, No.4, 1961, pp.596-606.

⁴⁸ James W. Clarke, "Family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mong Urban Black Childre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7, No.2, 1973, pp.302-315.

⁴⁹ R. W. Connell,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the American Family: The Evidence Re-Examined,"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36, No.3, 1972, pp.323-333.

政治参与活动没有显著影响，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子女并不比在双亲家庭长大的子女拥有更低的政治效能感或更少的知识。⁵⁰

在关于婚姻状况与投票率的问题上，现有大部分研究所持观点认为已婚人士更有可能投票。其中，艾瑞克·普吕茨（Eric Plutzer）和南希·维费克（Nancy Wiefek）在对 700 余名生活在城区的非裔美国女性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单身父母的投票率逐渐落后于已婚父母。⁵¹ 劳拉·斯托克（Laura Stoker）等人则将婚姻状况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解读从纵向维度进行了分解，基于婚姻具有的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认为从长期来看已婚人士相对未婚人士具有更高的投票率，而在婚姻早期阶段，婚姻对于投票等政治参与行为则有一定的阻碍影响。⁵² 尼古拉斯·沃尔芬格（Nicholas H. Wolfinger）和雷蒙德·沃尔芬格（Raymond E. Wolfinger）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对投票行为有显著影响，已婚人士相较于未婚人士的投票率更高，而未婚父母参与大选投票的可能性最小。⁵³

此外，也有部分研究涉及家庭子女对投票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家庭中有无子女对投票没有任何影响；⁵⁴ 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认为家庭里有子女的选民在大选中的投票率相对更低。⁵⁵

总之，已有文献的研究支持了家庭结构与大选投票率之间存在关联性的基本假设。但由于家庭结构本身的复杂性，相关研究还可有进一步探讨完善的空间。因而聚焦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这一变量与投票率之间的关联性，依然具有其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同时，本文对上述不同研究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了交叉、联结与融合。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进行创新，例如将既往对单身母亲的政治参与、居所流动性与投票行为、婚姻状况与家庭政治社会化等方面的研究发现，融入对单身女性户主参与大选投票的动机与行为分析当中，使得这一群体的理论样态更加立体化、具象化。

⁵⁰ Kathleen Dolan, "Attitudes, Behavior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Family Structure," *Political Behavior*, Vol.17, No.3, 1995, pp.251-264.

⁵¹ Eric Plutzer and Nancy Wiefek, "Family Transitions, Economic Status, and Voter Turnout Among African-American Inner-City Wome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87, No.3, 2006, pp.658-678.

⁵² Laura Stoker and M. Kent Jennings, "Life-Cycle Transi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Marriag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9, No.2, 1995, pp.421-433.

⁵³ Nicholas H. Wolfinger and Raymond E. Wolfinger, "Family Structure and Voter Turnout," *Social Forces*, Vol.86, No.4, 2008, pp.1513-1528.

⁵⁴ Eric Plutzer, "Becoming a Habitual Voter: Inertia, Resources, and Growth in Young Adultho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6, No.1, 2002, pp.41-56.

⁵⁵ Nicholas H. Wolfinger and Raymond E. Wolfinger, "Family Structure and Voter Turnout," *Social Forces*, Vol.86, No.4, 2008, pp.1513-1528.

第三章 美国各州投票率差异分析

本研究从美国官方数据库收集整理了一手统计数据，旨在通过分析所收集到的数据资料，对家庭结构层面或可用于解释大选投票率的特定因素（即“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及两者间的关联性进行统计层面的剖析，同时对既往关于种族结构（操作化为“白人占比”）与大选投票率关联性的研究结论进行验证。接下来将对研究设计（包括研究假设、研究方法、变量、数据）进行具体说明，并借助统计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一、研究设计

1. 研究假设

2013年至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这一家庭结构分类数据上，伊利诺伊州比明尼苏达州平均多30%。⁵⁶投票率较低的伊利诺伊州有着较大占比的单身女性户主家庭，而明尼苏达州的情况则相反。同时，在种族结构上，两州也存在非常显著的差距，明尼苏达州的白人占比更大。

表 3.1 2013-2018 年美国明尼苏达州、伊利诺伊州家庭结构、种族结构部分数据

人口结构因素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明尼苏达州	伊利诺伊州	明尼苏达州	伊利诺伊州	明尼苏达州	伊利诺伊州
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	9.0%	12.3%	8.9%	12.1%	8.9%	12.6%
白人占比	82.5%	71.7%	82.7%	71.2%	83.3%	71.3%

人口结构因素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明尼苏达州	伊利诺伊州	明尼苏达州	伊利诺伊州	明尼苏达州	伊利诺伊州
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	9.2%	12.5%	9.6%	12.6%	9.8%	12.7%
白人占比	84.1%	71.8%	84.4%	72.1%	84.8%	72.7%

数据来源：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data.census.gov/cedsci/table?q=S1101&tid=ACST1Y2019.S1101>; <https://data.census.gov/cedsci/table?q=race&t=Marital%20Status%20and>

⁵⁶ 由于 2019 年的统计数据在家庭结构的群体划分上有新的调整（将“Female householder, no husband present, family”、“Male householder, no husband present, family”分别调整为“Female householder, no spouse present, family”、“Male householder, no spouse present, family”），扩大了单类群体样本的人口基数，使得相关比率有所提高。为保证数据统计标准的一致性，减小数据误差，本研究剔除了 2019 年相关数据。

制表：作者

本研究试图寻找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之间的关联性，同时验证白人占比与大选投票率之间的关联性，并对预期研究结果做出如下四个假设：

假设 H1：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 H2：在引入控制变量后，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负相关；

假设 H3：白人占比与大选投票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 H4：在引入控制变量后，白人占比与大选投票率正相关。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借助定量工具分析美国各州大选投票率及相关数据的统计学特征，辅以后续对明尼苏达州、伊利诺伊州的比较分析，尝试从单身女性户主角度梳理一条家庭结构与投票率之间关联性的逻辑脉络。

(1) 定量分析

本研究将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相关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首先，对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白人占比这两类人口结构变量进行操作化，分别将其与大选投票率作相关关系的分析，借助 Excel、SPSS 软件，通过绘制散点图、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来观察和描述变量间的共同变化；其次，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收入、种族这五个变量之后，利用 Stata 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观测相关变量的显著性。

(2) 定性分析

本研究定性分析部分主要采用案例比较法。通过选取多方面总体特征相似但投票率差异显著的明尼苏达州与伊利诺伊州作为具体研究案例，重点探讨家庭结构与大选投票率的关联性，同时初步分析家庭结构分别与种族结构、选举机制的联动影响及与大选投票率的关系，借助统计调查资料与追踪案例研究，糅合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或观点，比对分析两个州的具体情况，对大选投票率的州际差异性作出解读分析。

3. 变量说明

需要首先明确的是，相关关系不等同于因果关系。本研究假设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可能是大选投票率差异性的解释变量，在完成相关性分析后，还需进一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次，本研究借鉴了代表性研究的变量选择方案，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多元回归分析的控制变量组进行了审慎选取。

(1)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原因变量、解释变量）是家庭结构，操作化为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信息的限制和因果推断方法的约束，尚无法进一步准确区分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的构成（例如是否有同性伴侣、是否需要抚育老人等），这也是本研究量化部分存在的局限之一。

(2)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结果变量、被解释变量）是大选投票率。对于此因变量的观测可作为对美国选民政治参与的一条观测路径。

(3) 控制变量

选取控制变量的核心目的是尽可能减少忽略变量偏误（Omitted-variable Bias）发生的可能性，也即将既与自变量相关，又与因变量相关的可观测因素纳入控制。⁵⁷ 同时又应避免防止纳入过多的控制变量而引发对撞偏误（Collider Bias）。⁵⁸ 换言之，尽可能控制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共同原因。

基于上述两大原则，并借鉴代表性研究的变量设定方案，⁵⁹ 本文选取了五类控制变量，分别是收入、教育、年龄、性别、种族，分别具体操作化为家庭平均收入、高中毕业率、成年人口占比、性别比、白人占比。

⁵⁷ 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⁵⁸ 赵西亮：《基本有用的计量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7页。

⁵⁹ Kathleen Dolan, "Attitudes, Behavior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Family Structure," *Political Behavior*, Vol.17, No.3, 1995, pp.251-264; Julianna Sandell and Eric Plutzer, "Families, Divorce and Voter Turnout in the US," *Political Behavior*, Vol.27, No.2, 2005, pp.133-162.

4. 数据说明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美国人口调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美国社区调查项目”（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关于各州人口统计年鉴数据的相关统计数据。该项目的统计数据时间跨度为 2010 年至 2019 年，因此出于数据可获取性方面的考虑，本研究将选取 2016、2012 年两个大选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进行统计研究。在相关性分析中，分别处理 2016、2012 年的两组横截面数据；在多元回归分析部分，将对年份进行重新编码，设定为虚拟变量（2012 年=0，2016 年=1），并将两年的数据样本合并处理。

二、统计模型分析

1. 相关性分析

(1) 散点图

利用 2016、2012 年美国各州单身户主家庭率、白人占比与大选投票率的数据，分别绘制散点分布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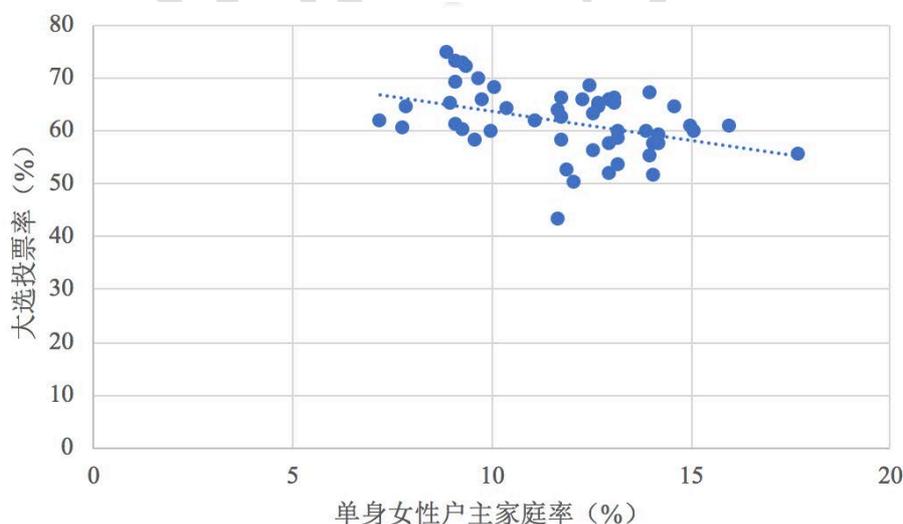


图 3.1 2016 年美国各州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散点图

数据来源：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data.census.gov/>, 2021-04-20;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Project, <http://www.electproject.org/>, 2021-04-20。

制图：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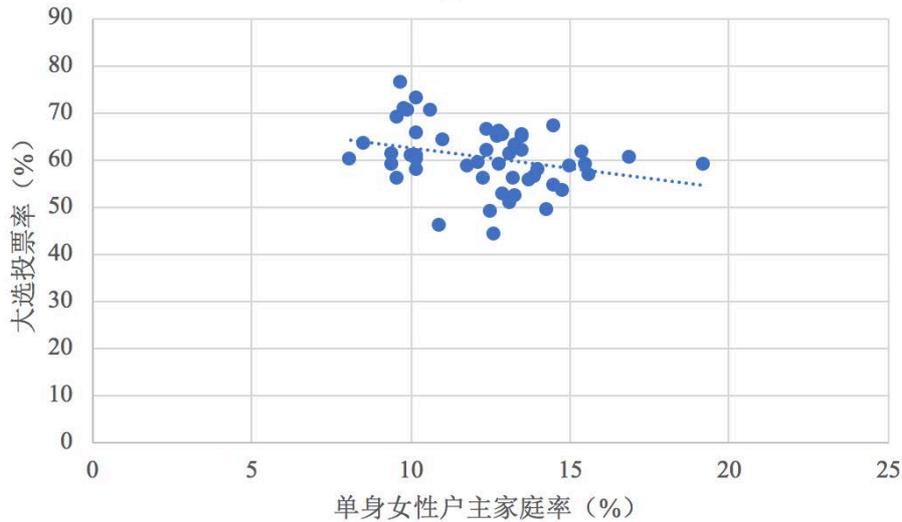


图 3.2 2012 年美国各州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散点图

数据来源：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data.census.gov/>, 2021-04-20;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Project, <http://www.electproject.org/>, 2021-04-20。

制图：作者

观察上图可知，2016、2012 年美国各州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的分布情况具有高度相似性，虽然变量间的共同变化不够清晰，但依然可观察到大致呈现负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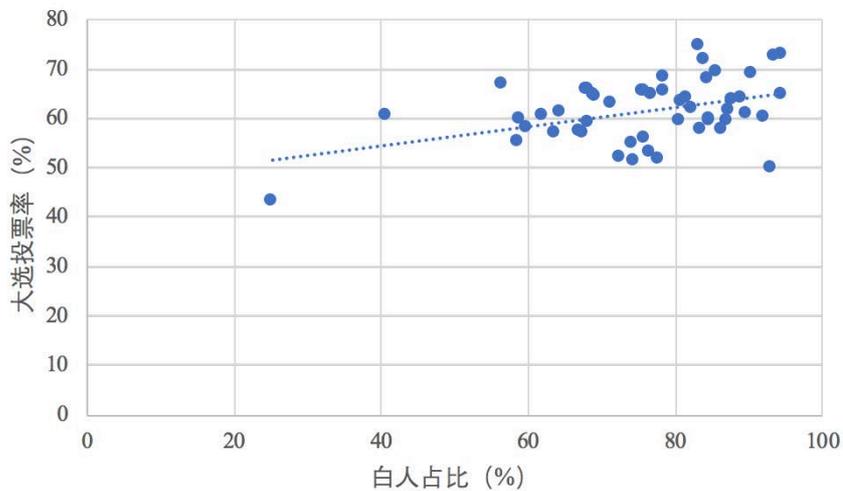


图 3.3 2016 年美国各州白人占比与大选投票率散点图

数据来源：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data.census.gov/>, 2021-04-20;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Project, <http://www.electproject.org/>, 2021-04-20。

制图：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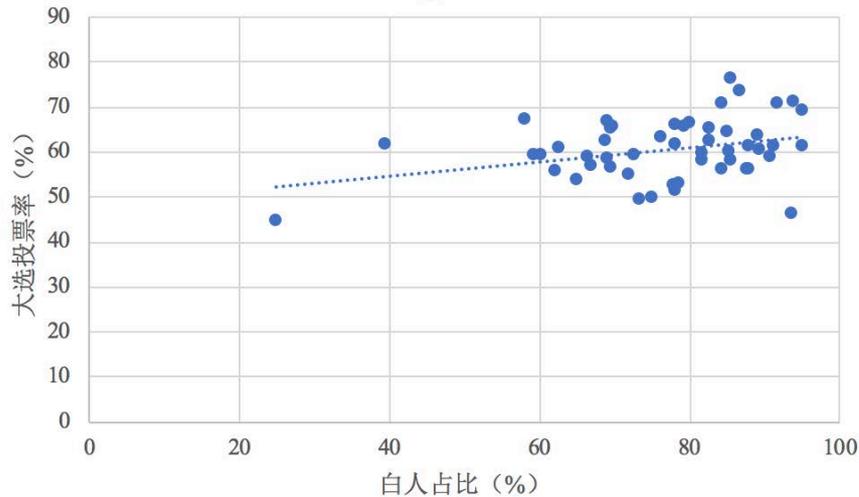


图 3.4 2012 年美国各州白人占比与大选投票率散点图

数据来源：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data.census.gov/>, 2021-04-20;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Project, <http://www.electproject.org/>, 2021-04-20。

制图：作者

观察上图可知，2016、2012 年美国各州白人占比与大选投票率的分布情况同样具有高度相似性，且变量间的共同变化呈现出更为清晰的正相关关系。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关系、量化相关程度的大小，下面将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

(2) 相关系数

表 3.2 2012、2016 年美国各州大选投票率影响因素与大选投票率相关系数分析

	大选投票率	
	2012	2016
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	-0.307*	-0.403**
白人占比	0.317*	0.418**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制表：作者

由表 3.2 可知，2016、2012 年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分别在 0.01、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这两个连续型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且变化方向相反，假设 H1 成立；2016、2012 年白人占比与大选投票率分别在 0.01、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白人占比与大选投票率这两个连续型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且变化方向一致，假设 H3 成立。

对此，本研究认为仍然需要进一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在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具体探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假设 H2、H4 作出验证。

2. 多元回归分析

如前文所指出的，相关关系并非等同于因果关系。为进一步探讨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控制既与大选投票率相关又与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相关的变量，以减少忽略变量偏误(omitted-variable bias)发生的可能性。

对收入、教育、年龄、性别、种族这五大控制变量分别操作化并利用 Stata 对相关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得到如下结果：

表 3.3 2016 年、2012 年美国各州大选投票率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系数估计 (N=102)

变量	模型 1
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	-0.285 (0.515)
家庭平均年收入	1.446** (4.801)
高中毕业率	-0.347 (0.199)
成年人口占比	0.578* (0.290)
性别比	-0.003 (0.003)
白人占比	0.254*** (0.075)
年份 (2012 年=0)	-0.006 (0.011)
截距项	0.320 (0.484)
R ²	0.406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 (Robust Std.Err.)。

制表：作者

由表 3.3 可知，当控制了家庭平均收入、高中毕业率、成年人口占比、性别比、白人占比后，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这说明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和大选投票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一部分可以被控制变量解释，即家庭平均收入、高中毕业率、成年人口占比、性别比、白人占比这几个变量可能既与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相关，同时也与大选投票率相关，因而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无法独立解释大选投票率，假设 H2 不成立。而当控制了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家庭

平均收入、高中毕业率、成年人口占比、性别比后，白人占比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且对大选投票率有正向的净效应，白人占比每增加 1%，大选投票率平均增加 0.25%，假设 H4 成立，这印证了约翰·法勒（John E. Filer）、本杰明·杜菲（Benjamin J. Deufel）等人的研究结论。⁶⁰

然而，尽管在 2016、2012 年两个横截面的统计学意义上，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联，但可以明确的是，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至少一条作用传导路径。而对于本研究所选取的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而言，这一传导机制的影响或许更为突出。诚然在个体水平上，反事实结果不可能被评估和证明，⁶¹ 即我们无法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直接改变明尼苏达州或伊利诺伊州的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以观察大选投票率的变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给予单身女性户主这一社会群体以更多关注，考察单身女性户主家庭这一家庭结构因素对大选投票率的微观传导机制，辅以更全面地理解政治社会化的机制和当代政治中特定群体公民政治参与的变化。

⁶⁰ John E. Filer, et al., "Voting Laws, Education Policies, and Minority Turnout,"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34, No.2, 1991, pp.371- 393; Benjamin J. Deufel and Orit Kedar, "Race and Turnout in U.S. Elections Exposing Hidden Effect,"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74, No.2, 2010, pp.286-318.

⁶¹ 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 2 版》，第 28 页。

第四章 案例比较：明尼苏达州与伊利诺伊州差异分析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影响大选投票率的因素纷繁众多，选民的投票行为是由一系列综合因素所共同作用和导致的。具体到不同的选民群体或大选年份，亦会有不同源的政治行为内生驱动力以及程度和形式各异的政治参与表现。这不仅反映了政治生态大环境的变迁和国家制度文化传统的承革，同时更是各社会细胞层群体或个体意志表达的映射。无论是政治思潮，还是政治运动，抑或是社会变革，都有其特定的发展历程，这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对于家庭结构与大选投票率关联性的研究亦如此。

本章将尝试梳理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的关联性脉络，聚焦单身女性户主在政治参与中的选择表达，同时关注大选背景下的种族结构、选举机制，以解释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大选投票率的州际差异。下文不仅将从横向维度分析有关大选年份的投票情况，也将涉及纵向维度的政治参与历史发展过程。

一、家庭结构与大选投票：聚焦单身女性户主

纵使家庭结构并非政治参与的第一推动力，其亦与一系列因素相交织而共同塑造了选民的思维逻辑和行为表达，仍可被视为选民政治参与的重要一环。单身女性户主家庭作为一个考察美国总统选举的可能的微观单位和观测角度，在家庭结构框架下承托了“单身”、“女性”、“户主”这三大社会特征。从该类群体特征出发，或许能帮助我们以更贴合群体性的视角去洞察和剖析大选投票问题。

1. “单身”——内部交互与投票执行

(1) 家庭内部的信息交互

家庭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化中介，其内部具有形成趋向一致基本价值取向的倾向。这些取向虽然并非直接与政治相关，但时常会带有政治意义色彩。在肯特·詹宁斯（M. Kent Jennings）看来，诸如平等、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这些形塑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都根源于家庭互动的模式。⁶²

⁶² M. Kent Jennings and Richard G. Niemi, *Generations and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转引自：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第 205 页。

家庭内部的亲缘性交往与人格化的政治交流模式使得家庭在政治社会化功能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⁶³ 在传统的核心家庭中，政治文化至少有两种传递路径：

其一是从父母到子女的代际传承或子女对于父母的反向影响。前者是因为父母所提供的家庭成长环境会在多方面对子女的观念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然也可能包括政治态度与倾向，倘若父母都是积极参与大选的选民，其子女很有可能会受到家庭政治氛围的感染而成为潜在的积极选民；后者则主要来源于学校的公民教育，有子女的选民会间接受到子女在学校所接受的公民教育的“倒转”影响，从而获得了政治社会化的“第二次机会”，⁶⁴ 而更可能积极参与投票。

其二是伴侣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塑造。据研究，家庭成员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投票，即便是在存在异见的个例中，情形的紧张程度往往使得家庭成员作出调整和妥协。⁶⁵ 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了观察学习以及行为、认知和环境的交互在人的行为获得中的作用。⁶⁶ 基于此，或许可以作出如下朴素推断：相较于单身选民而言，已婚选民的投票行为及选择受到与其长期共居一室的伴侣政治态度、立场和观点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而在单身女性户主家庭中，相较于传统核心家庭而言更缺乏上述两种家庭内部的信息交互路径。一方面，单身女性户主的伴侣缺失状态很有可能削弱其参与大选投票的热情。研究显示，无论是离婚或是丧偶，结束过一段婚姻的选民有着程度更低的投票参与倾向，因为对这类女性来说，之前也许习惯于在参与大选投票的过程中得到配偶的帮助，加之婚姻状态的改变容易导致其情绪的低落，因而大选投票在其心理的重要性也会随之降低。⁶⁷ 另一方面，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统计，最近 10 年来美国各州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单身女性户主家庭占有所有类型家庭的比重平均为 6% 左右，其中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单身母亲在单身女性户主家庭中的占比约为 40%，⁶⁸ 换言之，绝大部分单身女

⁶³ 杨山鸽：《政治社会化结构中的家庭、学校与大众传媒》，《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第 44-47 页。

⁶⁴ 斯蒂芬·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第 148 页。

⁶⁵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民的选择》，第 122 页。

⁶⁶ 阿尔伯特·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陈欣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11 页。

⁶⁷ Waite, Linda J., and Maggie Gallagher, *The Case for Marriage: Why Married People are Happier, Healthier, and Better off Financially*, New York: Doubleday, 2001, quoted from Nicholas H. Wolfinger and Raymond E. Wolfinger, "Family Structure and Voter Turnout," *Social Forces*, Vol.86, No.4, 2008, pp.1513-1528.

⁶⁸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data.census.gov/cedsci/table?q=S1101&tid=ACSST1Y2019.S1101>, 2021-05-10.

性户主家庭没有子女或其子女已成年独立出户了，而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会降低单身女性户主的政治社会化程度，使其更加远离实时性的学校公民教育而对投票等政治参与概念和行为的接触频率有所下降。

因而若从信息交互的角度来看，单身女性户主的政治参与在缺乏来自家庭内部至亲圈层的影响驱动力的情况下是稍显不足的。一个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选民参与中心（Voter Participation Center）在 2018 年开展的一项关于选民登记与投票的研究中也证实，占有女性的一半、占成年人口的 26% 的单身女性很可能是一股潜在的强大政治力量，然而许多单身女性并不倾向于投票或直接未登记投票，婚姻差异（Marriage Gap）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婚姻状况（已婚和未婚）在投票行为中起的作用甚至比性别差异（Gender Gap，即男性和女性的投票区别）更为重要。⁶⁹ 基于上述推断，由于伊利诺伊州的单身女性户主占比大于明尼苏达州，而这部分群体因相对缺乏来自家庭内部的信息交互而更没有动力参与大选投票，因此其对于该州大选投票率的贡献也相对更少。

（2）家庭外部的宣传动员

除了家庭内部的信息交互之外，还可以考察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单身女性户主群体各自与外部信息交互的过程，以尝试解释从外部信息交互的角度，尤其是宣传动员层面来探究两州投票率差异背后的支撑性原因，具体分析外部信息交互过程如何向内影响该群体的投票选择。

自 1900 年左右起，美国开始实行投票登记制度，即公民在获准投票之前必须先进行登记，以防止选民在单次选举中多次投票。这使得一些忘记登记或因其他原因未予登记的公民在选举日无法现身参与投票，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选投票率。⁷⁰ 在弗朗西斯·皮文（Frances F. Piven）和理查德·克洛沃德（Richard Cloward）看来，许多人之所以无法参与到大选投票当中，主要的障碍源于他们既无时间也无机会进行投票登记，因而在客观上其投票行为受到了限制。即便 1993 年《全国选民登记法》为选民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投票登记渠道，选民登记有

⁶⁹ Voter Participation Center, May 31, 2017, <https://data.voterparticipation.org/report/unmarried-women-america-2017/>, 2021-05-10.

⁷⁰ 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第 230 页。

所增加，但新的法律对于促进选民的投票参与作用依然有限，大选投票率仍呈现下降趋势。⁷¹

大卫·尼克森（David W. Nickerson）和托德·罗杰斯（Todd Rogers）针对2008年大选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帮助选民制定投票计划可以增加其贯彻执行意图（Implementation Intention）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提升选民投票率。尤其是在单一合格选民家庭（Single-eligible-voter Households）中，对于执行意图的干预影响更为显著，非单一合格选民家庭（Multiple-eligible-voter Households）则因更容易在家庭内部形成自己的投票计划和决策而更不容易受外部执行意图干预的影响。⁷² 基于此，两位学者进一步得出结论，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干预对于诸如投票等个体的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s）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的。

在大选前的竞选阶段，竞选团队或选举机构通常会启动多种动员性的社会干预以鼓励选民参与投票，“动员投票”运动（Get out the vote, 简称 GOTV）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动员投票运动的动员性工作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候选人竞选团队开展的针对潜在特定党派选民的工作，一种是由选举机构或无党派组织开展的鼓励选民登记和投票的工作。作为大选竞选过程的一个独特阶段，动员投票运动通常会在选举前几天或选举日当天给选民打电话、发短信、发邮件、邮寄传单或是直接上门动员，为其提供选举和投票相关的信息。⁷³ 根据阿伦·格贝尔（Alan Gerber）和格雷戈里·胡贝尔（Gregory A. Huber）在2016年开展的研究，针对可联系家庭的上门拉票动员活动能够增加4.3%左右的投票率，⁷⁴ 更早一些的研究甚至认为拉票能将投票率提高9.8%至12.8%。⁷⁵

值得注意的是，动员投票运动在美国各州的活跃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在现有互联网公开报道中，明尼苏达州开展动员投票运动的最早时间不晚于2004年。

⁷¹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Why Americans Still Don't Vote*, Boston: Beacon, 2000. 转引自：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第五版）》，第330页。

⁷² David W. Nickerson and Todd Rogers, "Do You Have a Voting Plan? :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Voter Turnout, and Organic Plan Mak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21, No.2, 2010, pp.194-199.

⁷³ Yale University, "Get out the vot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18102110/http://gotv.research.yale.edu/>, 2021-05-10.

⁷⁴ Alan Gerber and Gregory A. Huber, "Getting Out the Vote Is Tougher Than You Think," March 7, 2016, https://ssir.org/increasing_voter_turnout/entry/getting_out_the_vote_is_tougher_than_you_think, 2021-05-10.

⁷⁵ Alan S. Gerber, et al., "Social Pressure and Voter Turnout: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Field Experi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2, No.1, 2008, pp.33-48. 当然，也有研究认为GOTV的动员效用实则有限，尤其是对于那些预先没有投票意图的选民而言，参见：Ben B. Hansen and Jake Bowers, "Attributing Effects to a Cluster-Randomized Get-Out-the-Vote Campaig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104, No.487, 2009, pp.873-885.

⁷⁶ 当时，明尼苏达州非盈利组织理事会发起了一项无党派选民教育和选民动员项目，使得非营利组织能够与选民进行无党派对话，通过讨论投票的重要性激励选民参加投票。⁷⁷ 2020 年大选中，明尼苏达州有关部门联合了三个非盈利无党派组织（I Am a Voter、RISE to Vote 和 Rock the Vote）以及美式橄榄球队“明尼苏达维京人”（Minnesota Vikings）展开合作，利用多个媒体平台宣传投票的重要性，鼓励球迷选民注册并积极参与大选投票。⁷⁸ 此外有关组织还开展了专门针对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的宣传动员活动，在鼓励选民投票的同时，声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简称 BLM 运动）。⁷⁹ 总体来看，明尼苏达州在动员投票运动的积极宣传动员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选民参与投票的热情。而相比于明尼苏达州的多元化动员，伊利诺伊州动员形式则稍显单一，主要借助传统的电话、电邮、上门动员等形式。⁸⁰

上述以动员投票运动为例的外部宣传动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州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行动。明尼苏达州的有效动员投票动员更有可能增强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执行意图，从而起到更为显著的干预效果。伊利诺伊州的外部动员效果则有所欠佳，因而即便其有更多潜在的单身女性户主，她们受到动员投票动员而去参与投票的可能性也便更小。

2. “女性”——参政解放与性别角色压力

（1）现代女性参政意识的觉醒

女性的政治参与不仅包括参政意识、参政行为，还与参政制度、参政组织密切相关。女性是否拥有选举权是衡量一国女性解放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而这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需要先由少部分意识觉醒的人付诸实际行动，不断拓宽辐射范围至更广泛的群体。

从独立战争开始，一批美国女性便在特殊环境的需要之下通过组织爱国团体、撰文写稿等方式参与到政治事务当中，女性要求平权的思想也逐渐酝酿并传播。

⁷⁶ 此论断基于电子报道检索结果，不排除存在更早有明尼苏达州开展动员投票运动的报道。

⁷⁷ Candid, “Minnesota Nonprofits Launch Nonpartisan ‘Get Out the Vote’ Drive,” September 11, 2004, <https://philanthropynewsdigest.org/news/minnesota-nonprofits-launch-nonpartisan-get-out-the-vote-drive>, 2021-05-10.

⁷⁸ Craig Peters, “Vikings Get Out The Vote,” November 1, 2020, <https://www.vikings.com/news/vikings-get-out-the-vote>, 2021-05-10.

⁷⁹ Black Voters Matter MN, <https://www.blackvotesmattermn.com/>. 2021-05-10.

⁸⁰ Indivisible Chicago, “Get out the vote!” <https://www.indivisiblechicago.com/midtermgotv>, 2021-05-10.

1848年在纽约塞涅卡瀑布由卢克利西亚·莫特（Lucretia C. Mott）和伊丽莎白·斯汤顿（Elizabeth C. Stanton）自发组织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可视为女权运动史上的一次里程碑，300名出席会议的人士通过了一份“情感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强调了男性和女性生来平等。1869年，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al Women Suffrage Association, NAWSA）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她们争取选举权的现实行动。到20世纪早期，“获得选举权已经成为妇女运动的唯一目标”。⁸¹ 1920年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通过之后，美国女性最终获得了选举权。同年，美国女性选民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简称LWV）成立，⁸² 为实现女性选民积极参政的图景搭建了有效的行动平台。在那之后的民权运动增强了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群体的权利意识，女权组织关注的重点由寻求通过宪法修正案来根除性别不平等，到对歧视性法令和政策提出挑战，再到致力于提高在政府中的代表性，各种女性相关的组织也得以逐步建立，例如全国女性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简称NOW）⁸³、全国女性政治连线（National Women’s Political Caucus, 简称NWPC）⁸⁴ 等等。

女性选民的投票意识便是女性参政意识的体现维度之一，以投票率的具体表现形式，彰显着女性参政意识的发展变迁。自上世纪中叶后，女性与男性投票率的差异呈现缩小趋势。以1980年为分水岭，此后女性投票率持续相对增长并超过男性投票率。⁸⁵

⁸¹ 斯蒂芬·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第114页。注：译者将“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翻译为“情操宣言”，考虑到原文的情景含义，本文认为翻译为“情感宣言”更加贴切。

⁸² LWV由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的参政权扩大论者（suffragists）组成，最初作为一项“强大的政治实验”，旨在帮助女性履行其作为选民的新职责，一直以来致力于维护女性选举权利，积极开展全国性的、公共性的支持运动。参见：League of Women Vo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lwv.org/about-us/history>, 2021-05-12。

⁸³ NOW是美国最大的女权主义草根组织，成立于1966年，在所有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有数百个分会以及成百上千的捐款人和支持者。为支持女性权益的女性候选人竞选地方、州和国会的公共职务提供帮助，NOW还专门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简称PAC）。参见：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https://now.org/about/history/founding-2/>, 2021-05-12。

⁸⁴ NWPC是美国第一个旨在推动女性谋求政治领导地位的全国性女性机构，成立于1971年，其核心任务是争取女性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通过组织研讨会、培训班或特殊活动以唤起人们对女性在政治生活中作用的认识，caucus亦可译为联盟、核心小组、党团等。参见：National Women’s Political Caucus, <https://www.nwpc.org/about/>, 2021-05-12。

⁸⁵ Elizabeth U. Cascio and Na’ama Shenhav, “A Century of the American Woman Vote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4, No.2, 2020, pp.24-48. 而在比投票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中，性别鸿沟（gender gap）更加明显，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男性在政治领域的参与行动（participatory acts）上比女性更加积极。参见：Nancy Burns, et al., *The Private Roo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of eligible voters who say they voted, by gen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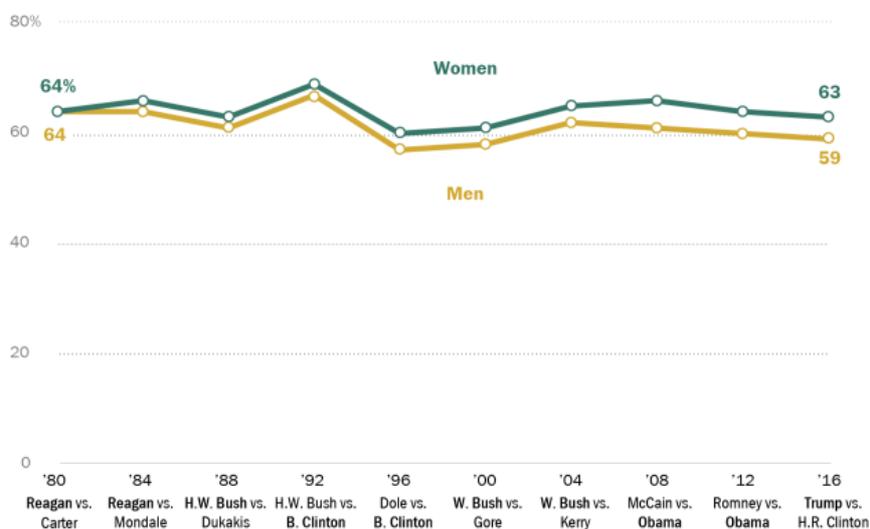


图 4.1 1980-2016 年美国男性与女性大选投票率对比

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8/18/men-and-women-in-the-u-s-continue-to-differ-in-voter-turnout-rate-party-identification/>, 2021-05-18。

动员投票运动在单身女性户主间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传动员的作用，与这部分女性群体参政意识的觉醒密不可分。在参政制度、参政组织不断完善发展的客观时代背景以及参政意识的觉醒之下，美国女性的参政行为不断内生强化，在实质层面上往男女平权的政治图景不断靠近。

(2) 性别结构下的角色困境

然而，群体自我意识的泛化与社会文化期待的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仍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未能充分地意识到政治参与的性别差异与争取自身权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南希·伯恩斯（Nancy Burns）等人指出，尽管社会阶级差异能够通过人们拥有的资源加以解释，然而性别差异的解释依然相当复杂，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资源问题。⁸⁶ 即便当今男女性的政治参与差距正在缩小，在投票率的高低上更是出现了性别反转的现象，然而基于性别差异而表现出的政治参与不平等仍然是客观现实，总体上看女性参与政治的比例还是要低于男性。⁸⁷ 尤其对于单身女性户主而言，参与投票的社会压力可能更大。在政策、制度、组织之外，性别结构之下的社会观念也值得关注。

⁸⁶ Nancy Burns, et al., *The Private Roo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转引自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第五版）》，第 327 页。

⁸⁷ Sidney Verba,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14.

在政治领域和工作场所中，关于女性政治社会角色的传统文化观念依然影响显著。⁸⁸ 伯恩斯等人在探讨有关性别政治的起源时，曾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思考角度：“从心理上看，女性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小于男性，因为她们对政治的兴趣较小、对政治的了解要少、对政治的敏感性要低。这种态度上的欠缺，带来了行动上的巨大差异。”⁸⁹ 迈克尔·马格利斯（Michael Margolis）也认为，女性“缺乏政治信息和她们总体上对政治缺乏兴趣，结合她们拥有专业和管理职位的较低可能性，加之她们成为家庭主妇的高概率和较高失业率，使得她们相比男性更缺乏对于政治参与的准备。”⁹⁰ 因此，政治信息获取不对等的这些女性相对更难以形成独立的政治主见。

上世纪 50 年代对于性别角色的定义尚停留在“女性的工作是料理家务、当母亲，而男性则在外为衣食和还贷款而工作”的家庭传统分工之上。⁹¹ 当时的婚姻专家经常将女性角色定位为“理解丈夫并使得他更容易实现潜能的存在”。⁹² 尽管在女权运动和其他社会力量的推动下，这种模式可能正在发生变化，但对于子女的抚养似乎仍然主要是定义母亲和规定其社会分工的标签，⁹³ 尤其对于养育未成年子女的单身母亲而言，这一任务更显艰巨。

此外，或许还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男性关系网”，使得男权色彩之下的隐性歧视对于女性的政治参与有所限制。即便受到过良好教育、具有高度自我意识和参政意识的部分单身女性愿意积极投入政治活动，也会因政治社会化的各类环境压力和客观上的制度性障碍而更容易面临升职困境。这一点从历任美国总统、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等职位的性别比中便可以窥见。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自我意识和参政意识不够强烈的单身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角色支撑方面则可能承载着更强烈的社会和自我期待。这很可能将她们限制在私人生活的藩篱之中，如表现为参与大选投票等政治性意见表达的活动更为有限。

⁸⁸ 斯蒂芬·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第 117 页。

⁸⁹ Nancy Burns,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Sidney Verba, *The Private Roo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转引自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第五版）》，第 327 页。

⁹⁰ 迈克尔·马格利斯：《美国选民心理——聚焦三个长期性主题》，张纯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4 页。

⁹¹ Steven Mintz and Susan Kellogg, *Domestic Revolution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Family Lif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8, pp.184-186.

⁹² 小尤金·约瑟夫·迪昂：《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赵晓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0 页。

⁹³ M. Kent Jennings, “Another Look at the Life Cycl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3, No.4, 1979, pp.755-771.

3. “户主”——投票的经济社会逻辑

(1) 收入压力：逼仄的生存空间

在美国，政治参与和经济地位的关联程度要高于任何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拥有更高收入水平的公民往往具备有效参与政治的能力和物质资源，一般对政治的兴趣也更为浓厚。⁹⁴ 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等人在 2005 年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简称 SES）⁹⁵ 与政治参与密切相关，⁹⁶ 这再次证实了前人研究的结论，同时也得到了后人的多次印证。⁹⁷ 的确，参与大选投票不仅需要考虑人力和时间成本，还需要关注信息和交通成本。⁹⁸ 对于选民而言，这在客观上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作为支撑，同时在主观层面也会影响选民的投票意愿。因此，在分析大选投票等政治参与行为时，选民的经济状况是我们必须加以考量的核心变量。

从纵向来看，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的经济状况在近十年来得到了改善。若以贫困率为观测指标，自 2010 年起，美国女性户主家庭的贫困现状不断得到改善。⁹⁹ 据统计，在 2017 年至 2018 年间，美国的贫困率从 12.3% 下降至 11.8%，其中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的贡献最大，该类群体的贫困率下降了 1.7 个百分点，达到了官方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26.8%。¹⁰⁰

然而从横向来看，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的收入水平低于单身男性户主家庭，更远低于已婚户主家庭。以 2018 年为例，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 45128

⁹⁴ 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第 251 页。

⁹⁵ SES 是对一个人的工作经历以及一个人或家庭相对于他人的经济社会地位所进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综合测度。在分析家庭的 SES 时，通常考虑家庭收入、收入者的教育程度和职业以及合并收入。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包括生活质量以及社会中给予人们的机会和权益。参见：ScienceDirect, “Socioeconomic Statu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medicine-and-dentistry/socioeconomic-status>, 2021-05-15。

⁹⁶ Sidney Verba, et al., *Family ties: Understand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ticip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quoted from Julianna Sandell and Eric Plutzer, “Families, Divorce and Voter Turnout in the US,” *Political Behavior*, Vol.27, No.2, 2005, pp.133-162.

⁹⁷ 例如 Benjamin Radcliff, “Reward without Punishment: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Vot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47, No.3, 1994, pp. 721-731; Eric Plutzer and Nancy Wiefek, “Family Transitions, Economic Status, and Voter Turnout Among African-American Inner-City Wome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87, No.3, 2006, pp.658-678; Barry C. Burden and Amber Wichowsky, “Economic Discontent as a Mobilizer: Unemployment and Voter Turnou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6, No.4, 2014, pp.887-898 等等。

⁹⁸ Robert M. Stein and Greg Vonnahme, “When, Where, and How We Vote: Does it Matter?”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3, No.3, 2012, pp.692-712.

⁹⁹ Statista, “Poverty rate for families with female householder in the U.S. from 1990 to 2019,”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04747/poverty-rate-for-families-with-female-householder-in-the-us/>, 2021-05-13.

¹⁰⁰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U.S. Poverty Rate Drops to 11.8% in 2018,” 2019-09-10,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stories/2019/09/poverty-rate-for-people-in-female-householder-families-lowest-on-record.html>, 2021-05-13.

美元，单身男性户主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 61518 美元，已婚户主家庭的这一数据则高达 93654 美元。¹⁰¹ 对比之下，单身女性户主在收入方面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压力。

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会直接或间接作用于选民的投票行为。以离婚为例，离婚通常会减少家庭收入、削弱家庭的经济能力，从而降低投票参与度。¹⁰² 此外，由于离婚通常导致家庭居所的变动，而居所流动性（Residential Mobility）对于投票率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¹⁰³ 尤其是对第一次参与大选投票的选民而言。¹⁰⁴ 居住地的改变通常会增加选民的经济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选民的投票行为。

这对于单身女性户主的影响是否更为明显？本文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作为“一家之主”，单身女性户主是家庭经济风险的“第一抵御人”。尤其对于处在收入金字塔底层的群体而言，经济上的脆弱性或许会直接影响其政治参与的能力与热情。一方面，由于投票可能会涉及选民登记、选举相关信息的获取、选民身份证件的处理、投票动员活动的参与、投票点的往返通勤或选票的邮寄等环节，而上述环节均可能产生费用，增加家庭开支。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和竞争的加剧，女性的就业困难和职场压力越来越大，¹⁰⁵ 在许多行业或职业都存在着不小的性别工资差距（Gender Pay Gap）。¹⁰⁶

总而言之，这直接关乎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能力和投票意愿，经济收入和肩负家庭责任的现实压力会在客观上限制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自由，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主观上的投票意图。在能力有限、意愿不足的情况下，在考虑是否参与大选投票时，她们或许会相对其他群体更为谨慎。

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单身女性户主在经济状况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统计，2016 年，明尼苏达州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的平均收入为 52373 美元，而伊利诺伊州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的平均

¹⁰¹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8,” 2019-09-10,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2019/demo/p60-266.html>, 2021-05-13.

¹⁰² Richard R. Peterson, “Are-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1, No.3, 1996, pp.528-536.

¹⁰³ Peverill Squire, et al.,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voter turnou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1, No.1, 1987, pp.45-66.

¹⁰⁴ Eric Plutzer, “Becoming a Habitual Voter: Inertia, Resources, and Growth in Young Adultho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6, No.1, 2002, pp.41-56.

¹⁰⁵ 房宁、王文：《2012 美国大选观摩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3 页。

¹⁰⁶ 性别工资差距（Gender Pay Gap）用于衡量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工资差异，通常情况下美国女性的平均工资要低于男性，这在各行业或职业都有所体现。参见：Payscale, “The State of the Gender Pay Gap in 2021,” <https://www.payscale.com/data/gender-pay-gap>, 2021-05-18.

收入则为 51392 美元，低于前者近 1000 美元。在家庭贫困率上，伊利诺伊州为 9.5%（其中单身女性户主占 26.6%），明尼苏达州则为 5.9%（其中单身女性户主仅占 23.1%）。¹⁰⁷ 换言之，伊利诺伊州的单身女性户主相较于明尼苏达州而言，不仅数量更多，且至少在收入层面的经济状况也更不如意。面对着更为严峻的现实压力，参与投票对于这部分潜在的选民群体来说似乎更加遥远。

（2）家庭压力：单身母亲的挣扎

在单身女性户主中，有相当一部分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单身母亲，这类特殊群体艰难的经济处境、稀疏的社会支持网络、低水平的受教育程度等，都对其参与大选投票的能力和意愿产生了负面影响。

由于工资水平较低、缺乏伴侣分担开销、同时又对收入有更迫切的需要，单身母亲们的经济状况往往更糟。¹⁰⁸ 经济上的严峻压力和维系家庭生存（尤其是养育子女的高昂费用）的刚需意味着这些单身母亲的贫困风险更容易产生，她们很可能面临“经济困境、情绪不稳定和缺乏支持的恶性循环”。¹⁰⁹ 虽然在数量上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劳动力大军，但其所肩负的包括养育子女和支撑家庭的责任则简单地加倍了，并且变得越来越艰难。¹¹⁰

相对于双亲父母，单身父母通常更可能与社会隔绝，其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无论是情感支持还是物质支持）也相对更少，他们往往需要工作更长时间以应对生活的琐碎。而承受着大量家庭杂务的单身母亲，处境则要更艰难。¹¹¹ 据调查，在工作之余，单身母亲们似乎很少与其同龄人接触，也很少参与非家庭的社会活动。尽管在家庭的延伸网络（Extended Network）中，单身母亲的亲戚或朋友可以充当一定的支持性角色，然而，“自力更生”成为了大多数单身母亲们的信念，在她们当中似乎也达成了要形塑新的群体认同的共识。¹¹²

¹⁰⁷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data.census.gov/cedsci/table?q=female,%20income&t=Marital%20Status%20and%20Marital%20History&g=0100000US.04000.001&tid=ACSSPP1Y2016.S0201&hidePreview=true>, 2021-05-18.

¹⁰⁸ Annemette Sørensen, “Women's Economic Risk and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Single Mother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0, No.2, 1994, pp.173-188.

¹⁰⁹ 安妮·凯斯等：《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杨静娴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20 年版，第 165 页。

¹¹⁰ 小尤金·约瑟夫·迪昂：《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第 111 页。

¹¹¹ Marsha Weinraub and Barbara M. Wolf, “Effects of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s on Mother-Child Interactions in Single- and Two- Parent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Vol.54, No.5, 1983, pp.1297-1311.

¹¹² Sara S. McLanahan, Nancy V. Wedemeyer and Tina Adelberg, “Network Structure,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the Single-Parent Fami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43, No.3, 1981, pp.601-612.

此外，研究显示单身母亲往往更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群体。在上世纪 60 年代，低学历的美国母亲比中等学历或高学历的母亲更有可能是单身，而这种差距自此以后变得更大。从 1960 年到 2000 年，单亲母亲率在高学历的女性中保持相对稳定（一直低于 10%），但在中等学历的女性中（从低于 10% 到接近 30%），特别是低学历的女性中（从 15% 左右到超过 40%）都有显著增加。¹¹³ 近期研究也补充说明了这些数据，突显了单身母亲的教育梯度。近年来一个重要趋势是中等学历母亲的单身母亲率有所增加，逐渐接近低学历母亲的单身母亲率。

114

而当中低学历与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家庭压力相结合，多重因素的交叠会进一步削弱单身母亲参与大选投票的可能性。美国选民参与中心（The Voter Participation Center, 简称 VPC）曾针对单身女性开展过焦点小组访谈，发现“排长队是一些不愿投票的单身女性的严重痛点”，其中的具体原因与家庭压力和经济压力都密切相关。有单身母亲表示，“我在排队时会看手表，我明白如果我接孩子每迟到十分钟，就得付钱”，而“如果你迟到了，是通常会被罚款的，而那将很难负担”。¹¹⁵

同样地，单身母亲在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之间也存在着数量和程度上的州际差异。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统计，2016 年，在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单身女性户主家庭贫困率这一具体指标上，伊利诺伊州要高出明尼苏达州 5.6 个百分点，这说明伊利诺伊州有着更大比例的贫困单身母亲。而据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的数据显示，即便不处在贫困状态，单身母亲在不依靠外部支持的情况下要满足基本开支需求，所需的最低金额在各州也不尽相同。在伊利诺伊州，若要维持仅有一个孩子的家庭的生计，税前生活费至少需为 54640 美元；而在明尼苏达州，维持仅有一个孩子的家庭生计的税前生活费要比伊利诺伊州少近 1300 美元，仅需 53348 美元。¹¹⁶ 如前所述，伊利诺伊州的单身

¹¹³ Juho Härkönen, *The triple bind of single-parent families*, UK: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and Policy Press, 2018, p. 32.

¹¹⁴ Wendy Manning and Susan L. Brown, “American families: Demographic trends and social class,” in Judith Treas, et al.,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Sociology of Families*,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4, pp.43–60; Sara McLanahan and Wade Jacobsen, “Diverging destinies revisited,” in Paul R. Amato, et al., *Families in an era of increasing inequality*, New York: Springer, 2015, pp. 3–23.

¹¹⁵ Refinery29, “Single Women Are An Untapped Political Force,” June 1, 2017, <https://www.refinery29.com/en-us/2017/05/156740/single-women-equal-pay-voting>, 2021-05-20.

¹¹⁶ CNBC, “This map shows how much a single parent needs to earn to get by in every US state,” June 15, 2019, <https://www.cnbc.com/2019/06/14/how-much-a-single-parent-needs-to-earn-to-get-by-in-every-us-state.html>, 2021-05-20.

女性户主家庭平均年收入要低于明尼苏达州，这意味着平均而言伊利诺伊州的单身母亲肩负着相对更大的生存压力，在经济上陷入“入不敷出”境地的可能性更大。加之该群体本身的投票意图不甚强烈，更不容易为动员投票运动顺利动员，因而投票点也更难见到她们的身影。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或可勾勒出这样一条单身女性户主投票行为的逻辑脉络：经济状况、社会压力、受教育程度的综合作用影响了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能力与投票意愿，而这又直接关乎她们是否参与大选投票。如下图所示，实线代表直接相关关系，虚线代表间接相关关系。其中，经济状况（如家庭平均年收入）与投票能力和投票意愿直接相关，良好的经济状况是单身女性户主参与投票的经济基础支撑，同时很有可能使她们在有能力参与投票的前提下，出于通过政治参与来维护既得经济利益等目的而更有意愿参与投票；社会压力（如社会支持）与投票能力直接相关、与投票意愿间接相关，较小的社会压力（尤其是来自家庭的育儿压力）保障了单身女性户主在投票时不会面临太多牵绊，相对而言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同时也给予了她们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去关注大选和投票，其投票意愿有可能得到增强；受教育程度（如高等教育）与投票能力间接相关而与投票意愿直接相关，高学历的教育背景有助于改善单身女性户主的经济境况从而增强他们的投票能力，一般而言她们对大选有着相对更丰富的政治参与知识、更强的信息获取和解读分析等能力，因而对于大选投票更可能感兴趣，也相对更容易形成独立的政治主见；此外，经济状况、社会压力、受教育程度三者之间又会相互作用影响。¹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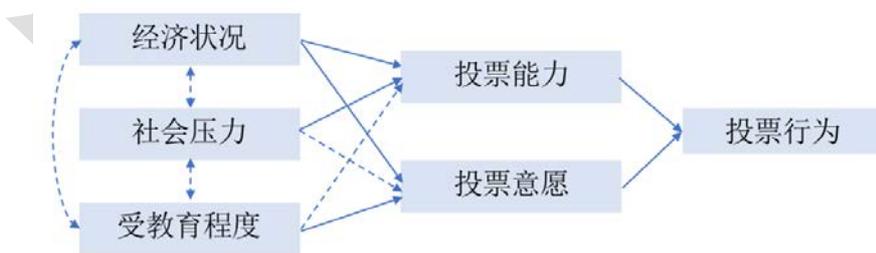


图 4.2 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行为机制

制图：作者

对于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单身母亲而言，其低投票率则可通过同样的传导机制加以分析。基于不同因素的特征，可得如下逻辑图：

¹¹⁷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状况与社会压力、社会压力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双箭头虚线只是出于作图需要，并非表示社会压力是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之间的联结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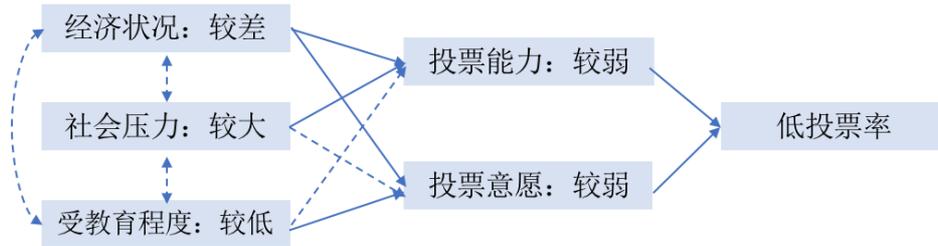


图 4.3 贫困、育儿、低学历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行为机制
制图：作者

二、家庭结构与种族结构：差异化群体的投票抉择

上一部分的探讨分析勾勒出对单身女性户主投票行为的一种理解框架。不过仍然需要明确的是，单身女性户主并非铁板一块，群体的异质性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在考量家庭结构与其他因素的联动影响时，种族结构至关重要，这一点从统计研究部分的结果便可看出。在对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做相关性分析时，本文得出了两者呈现显著负相关的研究结论，这说明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至少是大选投票率的一个预测变量。而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当控制了相关变量后，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与此同时，操作化为“白人占比”的种族结构则与大选投票率显著相关。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种族结构可以成为我们用以解释单身女性户主投票行为的一个关键分异因素。接下来，本部分将具体考察家庭结构与种族结构之间在大选投票层面可能产生的联动效应。

1. 大选投票的种族差异

正如前文所说，种族结构是大选投票率的一个核心解释变量，种族问题也是构成美国政治生态的“底色”之一，对此的文献研究亦屡见不鲜。与性别差异类似地，选民的投票活跃度同样会因种族差异而有所不同。¹¹⁸ 如下图所示，据统计，1988年至2004年，美国主要种族（白人、黑人、亚裔、拉美裔）的大选投票选民占比走向大致一致。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2008、2012年黑人选民占比大幅上升，而白人选民占比则有所下降，两个种族选民的投票活跃度在2008年大选达到历史最近似值，这与黑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竞选直接相关，也呼应了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本亚·华盛顿（Ebonya Washington）关于黑人总统候选人和

¹¹⁸ 由于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的白人和黑人占据各州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此处仅讨论两个种族的大选投票情况，暂时不对亚裔和拉美裔的参与情况作说明。

白人选民的研究结论，即当候选人是少数族裔（如黑人）时，白人选民投票的可能性会降低。¹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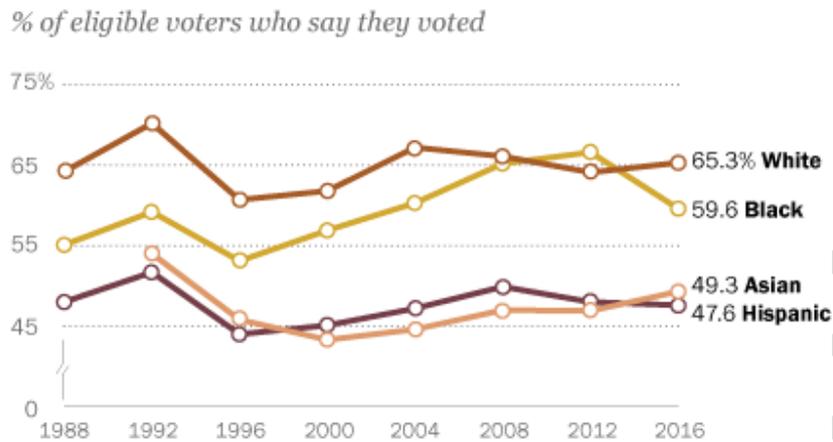


图 4.4 1988-2016 年美国主要种族（白人、黑人、亚裔、拉美裔）大选投票选民占比

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5/12/black-voter-turnout-fell-in-2016-even-as-a-record-number-of-americans-cast-ballots/>, 2021-05-20。

而在 2016 年，黑人选民占比急剧下降，白人选民占比则明显回升，两个种族选民的投票率差距再次拉开达 5.7 个百分点，在很大程度上印证着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和选民群体的进一步撕裂。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政治正确”的呼声在美国长期处于边缘的低收入低学历白人男性群体中引发了强烈共鸣，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台与之密不可分。特朗普将对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的人身攻击作为自己在媒体战中获胜的砝码，为自己吸引到了上述这批“铁杆粉丝”，获得了该群体的坚定支持。自 2016 年逐渐成型的“特朗普联盟”¹²⁰ 中，一股较为显著的力量来自“铁锈地带”白人蓝领群体。在过去几十年人口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中，白人蓝领成为了全球化的失意群体、游离选民。而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重振制造业等政策口号及措施表达了该群体的关注，回应了这部分选民的利益需求，因而也得到其响应。

“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背后群体力量（无论是两党高层还是两党选民）的针锋相对既是美国选举政治极化的一种现实表现，同时也是极化的推动因素。2017 年 8 月，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爆发了“白人至上主义”大规模游行和暴力骚乱；2020 年 5 月，“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从明尼阿波利斯向全美快速蔓

¹¹⁹ Ebonya Washington, “How Black Candidates Affect Voter Turnou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1, No.3, 2006, pp.973-998.

¹²⁰ 主要为种族观念和民族观念强烈的白人群体，尤其是中老年白人、宗教右翼人士（福音派教徒、其他宗教保守者等）、低收入低学历者、积极政府的反对者等等。

延。这两件以种族冲突为代表的典型事件的发生，映射着美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空前分裂，后者代表着更靠近民主党纲领理念的某种“政治正确”，而前者则代表着与其相对的以特朗普为主倡的“反政治正确”，这再次强化了大选的种族差异，加剧了美国社会的种族冲突。

2. 种族差异与单身女性户主

如果我们把大选投票的种族差异与家庭结构联系到一起，便可以进一步细化探讨单身女性户主群体内部基于种族分异的各子群体的投票行为机制，理解她们的投票抉择逻辑。由于白人和黑人是近年来美国大选最大的两个选民群体，同时也是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的人口占比最大的两个群体，因此本部分的分析将主要关注白人单身女性户主和黑人单身女性户主。

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单身成年人口，其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种族差异。统计显示，几乎有一半（47%）的美国成年黑人是单身，这个比例远高于单身成年白人（28%）的占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单身女性户主更有可能是黑人。

% of adults in each group who are sing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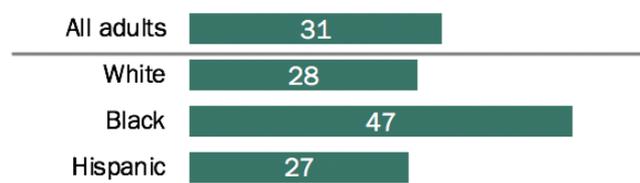


图 4.5 2019 年美国成年人口主要种族单身占比 (%)

来源: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0/08/20/a-profile-of-single-americans/>, 2021-05-28。

据调查，在 2020 大选前一个月，白人选民与黑人选民在动员投票运动中的各方式接触程度大约一致，往年情况差别较小。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就平均意义而言，白人单身女性户主与黑人单身女性户主所接受的外部宣传动员也相当，因此外部宣传动员不能有效解释种族差异之下单身女性户主投票率的差异。

% who say were contact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by a candidate's campaign or a group supporting a candidate in the month before the e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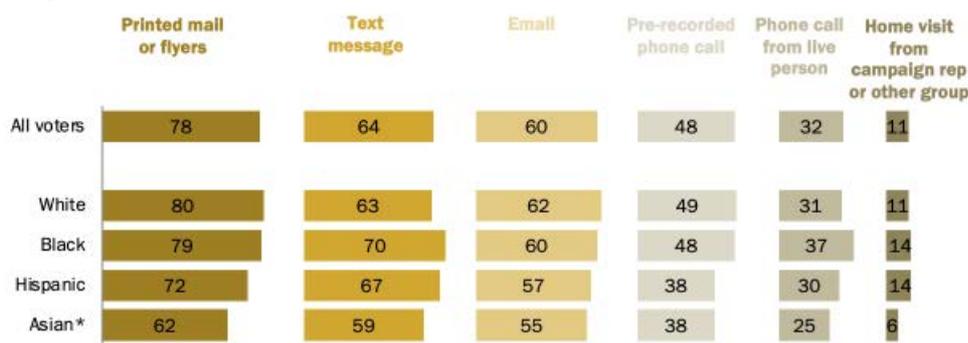


图 4.6 2020 年大选前美国主要种族选民接触的动员投票运动各方式占比

来源: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2/14/key-findings-about-voter-engagement-in-the-2020-election/>, 2021-05-28。

然而，在经济状况（如收入压力）和社会压力（如家庭压力）方面，黑人单身女性户主可能面临着更艰难的处境。一方面，平均而言黑人单身女性户主面临着相对更差的经济状况。据研究，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在低收入家庭中，虽然美国白人家庭与黑人家庭的收入差距在缩小，然而绝对值上依然差距显著，这直接指向了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黑人单身女性户主更不容乐观的收入状况。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叠加效应下，黑人单身女性户主面临的职场压力更大、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Median net worth of white middle- and lower-income families is ___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of black or Hispanic middle- and lower-income famil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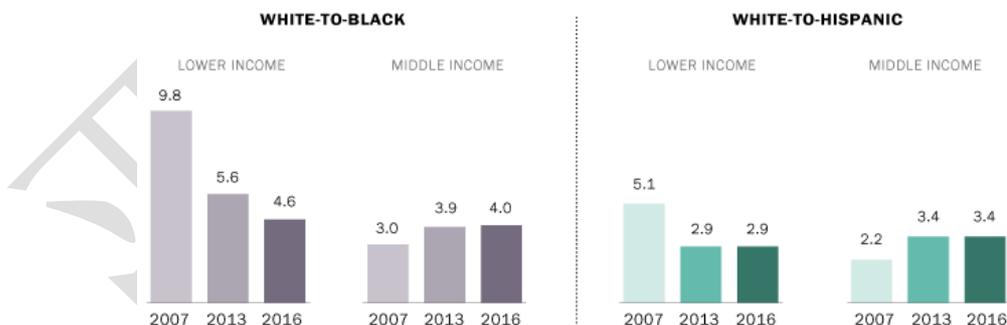


图 4.7 2007-2016 年美国中低收入白人与黑人、白人与拉美裔家庭平均收入差距

来源: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11/01/how-wealth-inequality-has-changed-in-the-u-s-since-the-great-recession-by-race-ethnicity-and-income/>, 2021-05-28。

另一方面，黑人单身女性户主普遍承担相对更大的家庭压力。在过去 20 年中，美国社会中的未婚母亲比例大幅增加，在 40-44 岁的未婚女性中，未婚母亲占比从 1994 年的 31% 上升到 2014 年的 55%。

% of ___ women ages 40 to 44 who have ever given bir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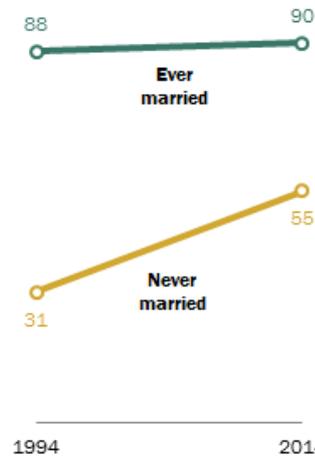


图 4.8 1994-2014 年美国 40-44 岁已婚、未婚母亲占比

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18/01/18/theyre-waiting-longer-but-u-s-women-today-more-likely-to-have-children-than-a-decade-ago/>, 2021-05-28。

与此同时，在 40-44 岁的黑人未婚女性中，黑人未婚母亲占比从 69% 上升到 75%，远远高于白人未婚母亲在白人未婚女性中的占比。因此我们同样可以推测，在黑人单身女性户主中，黑人单身母亲的占比显著，她们也更普遍地肩负着繁重的育儿压力。

% of women ages 40 to 44 who have ever given birth

	Ever married		Never married	
	1994	2014	1994	2014
White	87	89	13	37
Black	91	91	69	75
Hispanic	92	94	NA	68

图 4.9 1994-2014 年美国 40-44 岁主要种族（白人、黑人、拉美裔）已婚、未婚母亲占比

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18/01/18/theyre-waiting-longer-but-u-s-women-today-more-likely-to-have-children-than-a-decade-ago/>, 2021-05-28。

此外，就受教育程度而言，白人的学历水平总体要高于黑人，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占比（90.2%）更是要远高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占比（25.2%）。基于既往研究，从整体上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投票率越高，并且从时间上来看，二者关系逐渐增强。¹²¹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黑人单身女性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低于白人单身女性户主，她们对于大选投票的兴趣和了解程度更低、

¹²¹ John E. Filer, et al., "Voting Laws, Education Policies, and Minority Turnout,"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34, No.2, 1991, pp.371- 393.

对投票相关信息的主动获取能力也相对更弱，因而更不太可能在家庭与工作间的奔波中抽出时间和精力前往投票站“排长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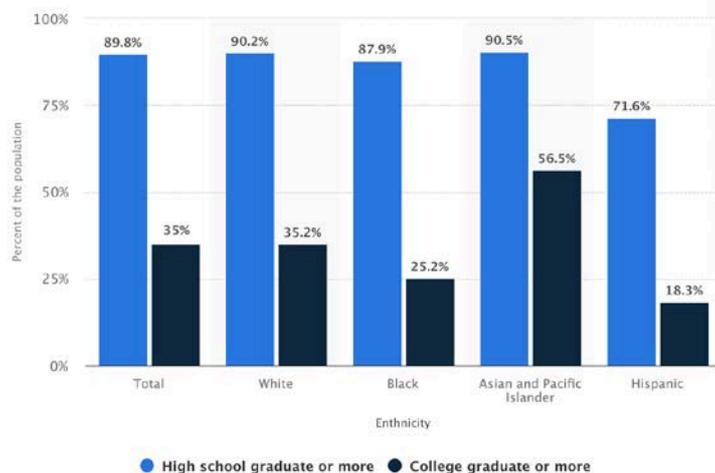


图 4.10 2018 年美国各种族平均受教育程度

来源：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84264/educational-attainment-by-ethnicity/>, 2021-05-28。

综上所述，若以经济状况、社会压力、受教育程度为主要衡量依据，在平均意义上各对单身女性户主和已婚女性户主、白人和黑人进行比较，或可得出如下列联表，其中白人已婚女性户主的投票能力和意愿最强，而黑人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能力和投票意愿最弱。

表 4.1 美国白人/黑人、单身女性户主/已婚女性户主的投票能力与投票意愿强弱程度列联表

	白人	黑人
单身女性户主	较弱	弱
已婚女性户主	强	较强

制表：作者

基于上述分析，当我们把观测视角拉回到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时，可以梳理一条家庭结构、种族结构与大选投票率之间的关联路径。由于伊利诺伊州有着更低的白人占比、更高的黑人占比和单身女性户主占比，而黑人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能力和投票意愿都不足，投票的机会成本更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这部分少数群体的投票行为。即便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希望通过大选投票来发声，现实压力也很可能将她们限制在职场或家庭的牢笼之中。

三、家庭结构与选举机制：竞选标签下的选战

研究表明，近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极化比自内战结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高。”¹²² 在总统大选中，政治极化从政党层面到选民层面都得到了集中体现。两党选战的激烈程度直接影响着选民参与大选投票的广度与深度，各自的政策主张也会吸引不同阶层、类别的选民群体。政党及总统候选人主动与选民联系，向他们“推销”自己的政策主张以换取选票支持，还会起到鼓励选民参加投票的作用。¹²³

对于单身女性户主而言，两党如何描绘政治蓝图、开展宣传动员，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她们参与大选投票的意愿和行动。接下来，本文将聚焦选举机制与单身女性户主的联动，进一步剖析大选投票抉择在家庭结构维度上的体现。

1. “候选人化”的竞选过程

伴随着政治极化加深，美国大选的竞争强度在过去二十年来也逐渐上升。在施密特等人看来，竞争强度上升的部分原因是“它们从以政党为中心变为了以候选人为中心”。¹²⁴ 竞选活动日益“候选人化”，竞选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候选人自组的竞选组织。¹²⁵ 而选战最直观的承载方式之一便是候选人竞选团队开展的宣传动员，这是竞选策略中拉近与选民距离的关键一环。

由于政治上的疏离感有可能会降低公民对于政治参与的兴趣，¹²⁶ 当选民意识到单个投票不大可能改变事态，且如果他们认为政府不会对自己的利益诉求做出回应，他们可能会选择放弃投票。¹²⁷ 因此，竞选两方如何利用丰富多样的宣传动员方式来增强候选人的曝光率和知名度，在合适的时机表明政策立场以回应选民的诉求，直接关乎选民是否投票以及如何站队。在美国政治营销学专家布鲁斯·纽曼（Bruce I. Newman）看来，候选人可以利用的关键信息渠道是他所建立

¹²² Christopher Hare, and Keith T. Poole, “The Polarizatio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tics,” *Polity*, Vol.46, No.3, 2014, pp. 411-429.

¹²³ 孙关宏：《政治学概论》，第 204 页。

¹²⁴ 斯蒂芬·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第 203 页。

¹²⁵ 竞选过程的四个大阶段：初选前招募候选人阶段、初选争夺政党提名阶段、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确认本党候选人阶段、大选冲刺阶段。参见：林宏宇：《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研究（1952-2004）》，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1 页。

¹²⁶ Joseph Nye, David King, and Philip Zelikow,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¹²⁷ 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第 236 页。

的遍布全国的志愿者网络，他们是候选人的竞选后盾。¹²⁸ 选举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草根游戏”，离不开广泛的基层动员。¹²⁹ 而无论是动员投票志愿者上门动员，还是候选人召开集会，都能起到关键的拉票作用。

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竞选团队分别与明尼苏达州的党派组织联手开展了大规模的投票动员，前者的竞选团队投入了更多的现场人力物力，而后者也具备高效和成熟的组织体系，尽可能增加与那些投票可能性最低的选民的个人接触。¹³⁰ 针对2012年大选，也有研究表明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动员投票计划比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竞选团队更为有效，使得目标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率提高了大约1.7%，尤其是对于那些初期投票意愿不强烈的选民而言效果更为明显。¹³¹ 在2016年，候选人的动员成效同样直接反映在了大选结果上。在大选的最后时刻，特朗普亲自赶往传统民主党票仓明尼苏达州召开竞选集会，并针对该州的一系列特定问题发表了关键意见。¹³² 反观其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自大选以来始终未到达明尼苏达州进行过现场动员，最终仅“险胜”该州。¹³³

2. 大选投票的性别差异

布鲁斯·纽曼（Bruce I. Newman）指出，“候选人首先应该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获得所有选民的支持，因而在竞选中的每一阶段都必须搞清最有可能争取到哪些选民。”¹³⁴ 如何团结选民、切割分裂选民，是政党和候选人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¹³⁵ 而两党制形成以来的美国政党为总统候选人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使之能以简单化的“竞选标签”去赢得广大选民的支持，同时也简化了广大普通

¹²⁸ 布鲁斯·纽曼：《营销总统：选战中的政治营销》，张哲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¹²⁹ 赵可金、孙鸿：《政治营销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¹³⁰ News Tribune, “Minnesota’s biggest get-out-the-vote campaign under way,” October 30, 2008, <https://www.duluthnewtribune.com/2377941-minnesotas-biggest-get-out-vote-campaign-under-way>, 2021-05-21.

¹³¹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Obama campaign won GOTV gold in the 2012 campaign games,” February 21,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4/02/21/the-obama-campaign-won-gotv-gold-in-the-2012-campaign-games/>, 2021-05-21.

¹³² MPRNEWS, “Thousands turn out for last-minute Minnesota Trump rally,” November 6, 2016, <https://www.mprnews.org/story/2016/11/06/thousands-turn-out-minnesota-trump-rally>, 2021-05-23.

¹³³ ABCNEWS, “Hillary Clinton’s and Donald Trump’s Campaigns by the Numbers,” November 7, 2016,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hillary-clinton-donald-trumps-campaigns-numbers/story?id=43356783>, 2021-05-23.

¹³⁴ 布鲁斯·纽曼：《营销总统：选战中的政治营销》，第51页。

¹³⁵ 孙存良：《选举民主与美国政治极化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版，第168页。

选民的选择，有利于普通选民快速高效地做决定，¹³⁶ 更在选民群体内部树立起了政党认同，增强了党派的号召力与向心力，为政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选民基础。

尽管过去 40 年来，女性选民的大选投票率稳步增长，总体来看投票率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且在选举模式上两性几乎没有差别，然而两性之间仍然存在着党派认同与支持、政策议题态度等方面的性别差异，这也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征。1980 年大选，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当选使得性别差异（Gender Gap）首次与政治倾向联系到了一起。据 1983 年的一次盖洛普（Gallop）调查，认可里根政绩的男性要比女性更多。而性别差异在后来的大选中反复显现，女性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而非共和党候选人。¹³⁷ 据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党派倾向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美国社会在性别维度的政治认同分裂和政治极化程度的加剧。¹³⁸

性别差异的存在不仅会直接影响大选结果，同时还会作用于两党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对于民主党而言，女性选民成为了该党一张独特的竞选标签。这实则是一种“双向选择”，一方面，女性选民对于民主党的政策主张更为认同，因而愿意将宝贵的选票投给民主党，另一方面，民主党也在主动将这部分选民纳入选举盘，并在一些政策设置中更加关注女性的权益。

近几十年来，单身女性的快速增长使得她们的选票对于候选人的胜出愈发重要。根据人口统计，单身女性与民主党的群众基础分布基本重合。在民主党的单身女性选民群众基础中，既有“受过良好教育并且不将婚姻与家庭作为人生生活重心的职业妇女”，也有“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离婚和单身母亲”。¹³⁹ 而民主党对于性别平等的重视和对于底层选民的关怀也更能赢得单身女性选民的支持。

3. 单身女性户主的政策利益偏好

纷繁复杂的社会议题遍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而政党作为一个系统的组织也各有其优势的议题领域。政党及候选人设置议题不仅能够表达立场，还能吸引

¹³⁶ 林宏宇：《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研究（1952-2004）》，第 50 页。

¹³⁷ 斯蒂芬·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第 152 页。

¹³⁸ Pew Research Center, "Men and women in the U.S. continue to differ in voter turnout rate, party identification," August 18, 2018,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8/18/men-and-women-in-the-u-s-continue-to-differ-in-voter-turnout-rate-party-identification/>, 2021-05-31.

¹³⁹ 刘月：《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性别政治》，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 5 月，第 21 页。

选民以组成“获胜的联合阵线”。¹⁴⁰ 就民主党和共和党而言，选民阵营的构成不仅反映了两党各自的政策立场，也反映了不同阶层、群体选民的议题关注点与政策利益偏好。

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认为选民投票是基于自身偏好，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詹姆斯·艾纳（James M. Enelow）和梅尔文·赫尼查（Melvin J. Hinich）提出了议题投票的“趋近理论”（Proximity Theory），认为选民对议题的认知是具体的、一系列可选择的政策或立场方案，为确保自身利益，在考察自己与候选人或政党在某项议题上的立场距离的基础之上，倾向选择与自己最为接近的候选人。¹⁴¹ 政党及候选人与选民的联结与互动是一个双向过程，其中一条与大选投票直接关联的关键路径是，后者如何基于自身的利益偏好与前者政策主张而做出投票的行动判断。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越是贴合选民切身利益，选民越可能积极参与投票。

不同社会属性会导致不同的社会行为。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阶层更倾向于将选票投给共和党，而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等级的降低，支持民主党人的比例则相应增多。¹⁴² “较穷的人更倾向于支持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更可能认同民主党，将选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¹⁴³ 对于相当一部分经济处境不甚理想的单身女性户主而言，工资差距、经济保障、医疗保健、就业、平权更可能是她们所关心的公共议题。而基于社会性别的角色分配，单身女性户主中的单身母亲们则更可能关注教育、育儿、堕胎、枪支管控等与家庭生活更相关的议题。根据美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2020年合作选举研究（2020 Cooperative Election Study）、2020年6月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 NORC 研究机构联合开展的民意调查（June 2020 AP-NORC Center Poll）等相关调查数据，¹⁴⁴ 总体上单身女性户主的政策偏好至少可能有以下几个选项：支持严格的枪支管制政

¹⁴⁰ 孙存良：《选举民主与美国政治极化研究》，第 185 页。

¹⁴¹ 何晴晴：《美国选民“议题投票”行为的分析——以 2008 年美国总统选举为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年 5 月。

¹⁴²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民的选择》，第 17-19 页。

¹⁴³ 斯蒂芬·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第 150 页。

¹⁴⁴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2020 Time Series Study,” <https://electionstudies.org/>, 2021-05-24; Harvard Dataverse, “Cooperative Election Study Common Content, 2020,”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3A10.7910/DVN/E9N6PH>, 2021-05-24; The Associated Poll and NORC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June 2020 AP-NORC Center Poll,” https://apnorc.org/wp-content/uploads/2020/06/Topline_final_release5.pdf, 2021-05-24.

策，支持政府增加医疗保健、教育支出，支持对穷人的救济援助，支持新生父母的带薪休假，支持自由堕胎的权利等等。而在本研究数据所涉的 2012、2016 年，上述议题大多未得到凸显和重点阐释，两党竞争的战场更多集中在诸如自由贸易、移民等议题上，而这些则不是单身女性户主们最为关心的焦点，因而两个大选年的投票参与对她们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



第五章 结论及展望

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是美国政治的核心组成部分，反映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变迁，也勾勒着美国选民群体政治参与的发展轨迹。作为衡量选民参政活跃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大选投票率也是近年来美国选举研究和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基于既往研究，在政治经济大环境相似的各州之间，选民的大选投票率也应当趋近。然而，现实中却存在一个“反例”。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的政治经济社会特征高度相似，但两州的大选投票率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学界或已达成一个广泛共识，影响投票率的因素纷繁交织，而家庭结构这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现有文献也支持了家庭结构在解释政治参与效应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为解释两州大选投票率的差异性，本研究试图从家庭结构的视角切入，并选取“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这一在两州之间有明显数据差异的统计维度，尝试梳理一条家庭结构与大选投票率关联性的解释路径。同时，本研究将以“白人占比”为观测维度之一的种族结构因素与以“政党及候选人与选民的联系”为表现形式之一的选举机制因素，视作大选投票的两个常态化背景因素，对操作化为“白人占比”的种族结构与大选投票率的关联性进行了验证，并具体考量了家庭结构分别与这两个因素的联动作用。

本研究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白人占比与大选投票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在控制了收入、教育、年龄、性别、种族这五个变量后，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说明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联；与此同时，引入控制变量后，白人占比与大选投票率依然显著正相关，这印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即便如此，本文认为对于单身女性户主选民群体的关注与剖析仍有其必要性，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洞察该群体的利益诉求与选择表达，挖掘两者在表层相关的深层次原因，对于今后在大选投票率议题上开展更广范围内的深度研究而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铺垫性工作。

单身女性户主家庭在家庭结构框架下承托了“单身”、“女性”、“户主”这三大社会特征，而这也是分析该群体大选投票参与的三个重要维度。

首先，总体而言，相较于传统的核心家庭，单身女性户主家庭内部缺乏至少两条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交互渠道，其一是从父母到子女的代际传承或子女对于父母的反向影响，其二是伴侣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塑造，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单身女性户主的政治社会化程度。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家庭外部的以动员投票运动为代表的宣传动员行动在两州的活跃程度不尽相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州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行动，明尼苏达州的有效动员投票动员更有可能增强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执行意图，从而起到更为显著的干预效果。

其次，自 1920 年女性获得选举权以来，女性选民群体的大选投票参与在制度和组织层面的保障性不断深化，在意识和行为层面也不断觉醒，男性和女性的政治参与差距在不断缩小。然而，群体自我意识的泛化与社会文化期待的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仅总体投票率而言，女性选民已经超过了男性选民，基于性别差异而表现出的政治参与不平等的客观现实差异仍然存在，总体上看女性参与政治的比例还是要低于男性。尤其对于单身女性户主而言，参与投票的社会压力可能更大。例如在政治领域和工作场所中，关于女性的政治社会角色的传统文化观念依然明显存在，一方面，一部分政治信息获取不对等的女性相对更难以形成独立的政治主见，另一方面，男权色彩之下的隐性歧视也使得女性在政治圈层中更容易面临上升困境。而对于单身母亲而言，来自家庭的育儿压力在市场化迅速发展的当下并未得到有效减轻，这很可能将她们限制在私人生活的藩篱之中。

再者，尽管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的经济状况在近十年来得到了改善，然而从横向上来看，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的收入水平低于单身男性户主家庭，而远低于已婚户主家庭。不容乐观的经济收入和肩负家庭责任的现实压力会在客观上限制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能力，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主观上的投票意愿。还有相当一部分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单身母亲面临着更艰难的处境，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往往较低，而当中低学历与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家庭压力相结合，多重因素的交叠会进一步削弱她们参与大选投票的可能性。伊利诺伊州的单身女性户主相较于明尼苏达州而言，不仅数量更多，且至少在收入层面的经济状况也更不如意，还有更大比例的贫困单身母亲。面对着更为严峻的现实压力，她们的投票能力和投票意愿更显不足，参与投票对于这部分潜在的选民群体来说似乎更加遥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出一个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行为机制模型，其逻辑脉络为：经济状况、社会压力、受教育程度的综合作用影响了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能力与投票意愿，而这又直接作用于她们的投票行为。对于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单身母亲（贫困、育儿、低学历单身女性户主）而言，其低投票率则可通过同样的传导机制加以分析。

在考察家庭结构与种族结构之间在大选投票层面的联动效应时，本文首先分析了大选投票的种族差异。纵观 2008、2012 年两次大选，黑人选民占比大幅上升，而白人选民占比则有所下降，两个种族选民的投票活跃度在 2008 年大选达到历史最近似值，这与黑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竞选直接相关。而在 2016 年，黑人选民占比急剧下降，白人选民占比则明显回升，在很大程度上印证着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和选民群体的进一步撕裂。“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的争锋相对不断强化着大选的种族差异，也加剧了美国社会的种族冲突。聚焦单身女性户主的种族差异，参照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行为机制模型，若以经济状况、社会压力、受教育程度为主要衡量依据，本文分析认为黑人单身女性户主的投票能力和投票意愿最弱。而由于伊利诺伊州有着更低的白人占比、更高的黑人占比和单身女性户主占比，她们参与投票的机会成本更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这部分少数群体的投票行为。即便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希望通过大选投票来发声，现实压力也更多可能将她们限制在职场或家庭的牢笼之中。

此外，家庭结构与选举机制的联动也可解释两州大选投票率的差异性。在政治极化程度不断加剧的背景之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战激烈程度会直接影响着选民参与大选投票的广度与深度，各自的政策主张也会吸引到不同阶层、类别的选民群体，对于单身女性户主而言会直接影响她们参与大选投票的意愿和行动。随着竞选过程的日益“候选人化”，候选人自组的竞选组织的宣传动员成为了拉拢选民的关键步骤。竞选两方如何利用丰富多样的宣传动员方式来增强候选人的曝光率和知名度，在合适的时机表明政策立场以回应选民的诉求，直接关乎选民是否投票以及如何站队。在这一点上，明尼苏达州的动员投票运动效果要更为明显。“竞选标签”则为两党及候选人提供了一条简单高效切割选民“阵营”的有效途径，为其提供相对稳定的选民基础。对于民主党而言，女性选民成为了该党一张独特的竞选标签。对于相当一部分经济处境不甚理想的单身女性户主而言，

工资差距、经济保障、医疗保健、就业、平权等公共议题更可能是她们所关心的。而基于社会性别的角色分配，单身女性户主中的单身母亲们则更可能关注教育、育儿、堕胎、枪支管控等与家庭生活更相关的议题。而在本研究数据所涉的 2012、2016 年，上述议题大多未得到凸显和重点阐释，两党竞争的战场更多集中在诸如自由贸易、移民等议题上，而这些则不是单身女性户主们最为关心的焦点，因而两个大选年的投票参与对她们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因此，结合选举机制的大背景，两州单身女性户主占比的差异也直接关乎两州大选投票率的差异。

如唐斯所言，“各党派为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去赢得选举。”¹⁴⁵ 若想要顺利入主白宫，政党制定政策时必然需要争取广大女性尤其是单身女性的选票。而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胜出，在后续四年的考核期内还需持续对这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报以密切关注并在实际层面作出及时回应。这在极化现象日益严重、“选边站”不断白热化的美国政治生态中，对两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综上，单身女性户主家庭率与大选投票率之间的确存在关联性，然而至少在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的比对案例中，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机制与种族结构、选举机制的常态化背景也密不可分。

本研究尝试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考虑到数据和研究资源的有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技术方法和理论层面的局限性：首先，研究所涉数据的完备性不够理想，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在进行横截面分析时只采用了 2012 年和 2016 年的数据，未能对更长时段的大选情况进行比对分析，但是考虑到这两次大选的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与政治极化形态，依然可以对本文所关注的家庭结构因素构成较为合理、充分的研究背景支撑；其次，单身女性户主的分类细粒度不足，未对非婚同居、酷儿家庭、同性恋家庭等情况下的单身女性户主进行单独分析，忽略了一部分特殊群体的诉求与表达。在后续的研究中，本研究计划在横向上纳入更多成对的可比州，同时在纵向上进一步拓展大选相关数据的时间轴，并提高数据类型的丰度，从而提升研究的效度。

¹⁴⁵ 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6 页。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1. 中文著作

- [1] 房宁、王文：《2012 美国大选观摩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 [2] 龚小夏：《驴象庄园——美国总统是如何产生的》，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 [3] 黄湘：《美国裂变：大历史转折点上的总统大选》，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
- [4] 林宏宇：《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研究(1952-2004)》，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 [5] 刘亚琼：《美国大选中的政治宣传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 [6] 迈克尔·马格利斯：《美国选民心理——聚焦三个长期性主题》，张纯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7] 萨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
- [8] 斯蒂芬·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9] 孙存良：《选举民主与美国政治极化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0 年版。
- [10] 孙关宏：《政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11] 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顾肃、吕建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
- [12] 王冲：《选票的背后——透视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文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年版。
- [13] 王帅：《驴象之争 200 年：美国总统选举制深度透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 年版。
- [14] 西奥多·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总统的诞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85 年版。
- [15] 先洋洋：《小布什的关键时刻》，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
- [16]小尤金·约瑟夫·迪昂：《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赵晓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 [17]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 2 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 [18]徐键：《新媒体条件下的竞选广告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 [19]张琦：《美国总统特朗普》，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 2016 年版。
- [20]赵可金、孙鸿：《政治营销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 [21]赵西亮：《基本有用的计量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2. 译著

- [1] 阿尔伯特·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陈欣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 [2]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 [3] 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第五版）》，王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 [4] 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 [5] 安妮·凯斯等：《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杨静娴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20 年版。
- [6]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民的选择》，唐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 [7] 布鲁斯·纽曼：《营销总统：选战中的政治营销》，张哲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3. 期刊、文章

- [1] 陈肖生：《美国大选移民政策争论背后的价值难题》，《当代美国评论》2020 年第 4 期，第 31-47 页。
- [2] 刁大明：《身份政治、党政“部落化”与 2020 年美国大选》，《外交评论》2020

年第6期，第48-73页。

- [3] 郭环：《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政治投票解析》，《青年记者》2020年第6期，第31-32页。
- [4] 何晴晴：《美国选民“议题投票”行为的分析——以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为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5月。
- [5] 何晓跃、许开轶：《美国少数族裔在总体大选中的行为特征和影响力》，《国际论坛》2010年第6期，第65-70页。
- [6] 胡水娟：《试析美国媒体对总统选举投票率的影响》，《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157-164页。
- [7] 李宇辉：《社交媒体对选举政治的影响——以2008-2016年三届美国大选为例》，深圳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5月。
- [8] 刘卫东：《试析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选民因素》，《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第68-93页。
- [9] 刘月：《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性别政治》，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
- [10] 任坤：《美国拉美裔族群在选举政治中的参与状况》，《国际研究参考》2020年第9期，第11-16页。
- [11] 孙冰岩：《2020年美国大选：决胜因素、选举特点与政治困局》，《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第82-109页。
- [12] 唐晓：《2004年美国大选对美国选举制度的影响》，《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34-42页。
- [13] 腾海区：《论美国印裔族群的政治参与》，《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第140-160页。
- [14] 田野、赵莉：《全球化如何塑造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民基础：一种选举地理的视角》，《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3期，第77-102页。
- [15] 田远：《全球政治风险：英国脱欧与美国大选》，《财经科学》2016年第12期，第151-154页。
- [16] 杨山鸽：《政治社会化结构中的家庭、学校与大众传媒》，《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44-47页。
- [17] 张业亮：《“关键性选举”与美国选举政治的变化》，《美国研究》2004年第3

期, 第 7-29 页。

[18]赵海月:《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病”的诊测与剖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 年第 3 期,第 13-15 页。

[19]赵可金:《美国大选与美国政治的走向》,《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65-85 页。

[20]朱玉冰:《美国选民政党认同与政治参与——以 2012 年美国大选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5 月。

二、外文文献

1. 著作

- [1] Angus Campbell, et al.,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 Wiley, 1964.
- [2]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Why Americans Still Don't Vote*, Boston: Beacon, 2000.
- [3] Joseph Nye, David King, and Philip Zelikow,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4] Judith Treas, et al.,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Sociology of Families*,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4.
- [5] Juho Härkönen, *The triple bind of single-parent families*, UK: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and Policy Press, 2018.
- [6] M. Kent Jennings and Richard G. Niemi, *Generations and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7] Nancy Burns, et al., *The Private Roo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8] Paul F.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 [9] Paul R. Amato, et al., *Families in an era of increasing inequality*, New York: Springer, 2015.
- [10] Sidney Verba, et al., *Family ties: Understand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ticip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1] Sidney Verba,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 Stephen J. Wayne , *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The Politics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oston: Cengage Learning, 2016.

[13] Steven Mintz and Susan Kellogg, *Domestic Revolution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Family Lif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8.

2. 期刊、文章

[1] Alvarez, R. Michael, et al., “Voting Technology, Vote-by-Mail, and Residual Votes in California, 1990—2010,”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66, No.3, 2013, pp.658-670.

[2] Bernstein, Robert, et al., “Overreporting Voting: Why It Happens and Why It Matter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65, No.1, 2001, pp.22-44.

[3] Burden, Barry C., and Wichowsky, Amber, “Economic Discontent as a Mobilizer: Unemployment and Voter Turnou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6, No.4, 2014, pp.887-898.

[4] Cascio, Elizabeth U., and Shenhav, Na’ama, “A Century of the American Woman Vote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4, No.2, 2020, pp.24-48.

[5] Charles, Kerwin K., and Stephens Jr., Melvin, “Employment, Wages, and Voter Turnou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5, No.4, 2013, pp.111-143.

[6] Clarke, James W., “Family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mong Urban Black Childre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7, No.2, 1973, pp.302-315.

[7] Connell, R. W.,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the American Family: The Evidence Re-Examined,”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36, No.3, 1972, pp.323-333.

[8] Deufel, Benjamin J., and Kedar, Orit, “Race and Turnout in U.S. Elections Exposing Hidden Effect,”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74, No.2, 2010, pp.286-318.

[9] Dolan, Kathleen, “Attitudes, Behavior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A

-
- Re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Family Structure,” *Political Behavior*, Vol.17, No.3, 1995, pp.251-264.
- [10]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al Action in a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65, No.2, 1957, pp.135-150.
- [11]Filer, John E., et al., “Voting Laws, Education Policies, and Minority Turnout,”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34, No.2, 1991, pp.371- 393.
- [12]Fiorina, Morris P., “The Voting Decision: 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Aspect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38, No.2, 1976, pp.390-415.
- [13]Gerber, Alan S., et al., “Social Pressure and Voter Turnout: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Field Experi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2, No.1, 2008, pp.33-48.
- [14]Hansen, Ben B., and Bowers, Jake, “Attributing Effects to a Cluster-Randomized Get-Out-the-Vote Campaig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104, No.487, 2009, pp.873-885.
- [15]Hare, Christopher, and Poole, Keith T., “The Polarizatio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tics,” *Polity*, Vol.46, No.3, 2014, pp. 411-429.
- [16]King, James D., “Political Culture, Registration Laws, and Voter Turnout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 *Publius*, Vol.24, No.4, 1994, pp.115-127.
- [17]Levin, Martin L., “Social Climates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25, No.4, 1961, pp.596-606.
- [18]M. Kent Jennings, “Another Look at the Life Cycl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3, No.4, 1979, pp.755-771.
- [19]Martins, Rodrigo, and Veiga, Francisco José,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urnout at national and local elections,” *Public Choice*, Vol.157, No.3/4, 2013, pp.429-448.
- [20]McLanahan, Sara S., Wedemeyer, Nancy V. and Adelberg, Tina, “Network Structure,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the Single-Parent Fami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43, No.3, 1981, pp.601-612.
- [21]Miller, Gary J., “The Impact of Economics 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5, No.3, 1997, pp.1173-1204.
- [22]Nickerson, David W., and Rogers, Todd, “Do You Have a Voting Plan? :

-
-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Voter Turnout, and Organic Plan Mak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21, No.2, 2010, pp.194-199.
- [23] Peterson, Richard R., “Are-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1, No.3, 1996, pp.528-536.
- [24] Plutzer, Eric, “Becoming a Habitual Voter: Inertia, Resources, and Growth in Young Adultho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6, No.1, 2002, pp.41-56.
- [25] Plutzer, Eric, and Wiefek, Nancy, “Family Transitions, Economic Status, and Voter Turnout Among African-American Inner-City Wome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87, No.3, 2006, pp.658-678.
- [26] Radcliff, Benjamin, “Reward without Punishment: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Vot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47, No.3, 1994, pp. 721-731.
- [27] Sandell, Julianna, and Plutzer, Eric, “Families, Divorce and Voter Turnout in the US,” *Political Behavior*, Vol.27, No.2, 2005, pp.133-162.
- [28] Sørensen, Annemette, “Women's Economic Risk and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Single Mother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0, No.2, 1994, pp.173-188.
- [29] Squire, Peverill, et al.,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voter turnou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1, No.1, 1987, pp.45-66.
- [30] Stein, Robert M., and Vonnahme, Greg, “When, Where, and How We Vote: Does it Matter?”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3, No.3, 2012, pp.692-712.
- [31] Stoker, Laura, and Jennings, M. Kent, “Life-Cycle Transi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Marriag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9, No.2, 1995, pp.421-433.
- [32] Washington, Ebonya, “How Black Candidates Affect Voter Turnou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1, No.3, 2006, pp.973-998.
- [33] Weinraub, Marsha, and Wolf, Barbara M., “Effects of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s on Mother-Child Interactions in Single- and Two- Parent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Vol.54, No.5, 1983, pp.1297-1311.
- [34] Wolfinger, Nicholas H., and Wolfinger, Raymond E., “Family Structure and Voter Turnout,” *Social Forces*, Vol.86, No.4, 2008, pp.1513-1528.

三、互联网资料

- [1]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data.census.gov/>, 2021-04-05.
- [2]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Project, <http://www.electproject.org/>, 2021-04-05.
- [3] Pew Research Center, “In past elections, U.S. trailed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 voter turnout,” November 3,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1/03/in-past-elections-u-s-trailed-most-developed-countries-in-voter-turnout/>, 2021-04-05.
- [4]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U.S. Poverty Rate Drops to 11.8% in 2018,” September 10, 2019,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stories/2019/09/poverty-rate-for-people-in-female-householder-families-lowest-on-record.html>, 2021-04-05.
- [5]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Voter Turnout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statistics/data/voter-turnout-in-presidential-elections>, 2021-04-05.
- [6] Objective Lists, “Which States are Most Similar to Minnesota?” January 4, 2021, <https://objectivelists.com/2021/01/04/which-states-are-most-similar-to-minnesota/>, 2021-04-05.
- [7] Objective Lists, “State Similarity Rating,” <https://objectivelists.com/2020/12/23/state-similarity-rating/>, 2021-04-05.
- [8] FiveThirtyEight, “State Similarity Scores,”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state-similarity-scores/>, 2021-04-05.
- [9] 美国之音 (VOA): “让美国人再次投票: 2020 大选投票率创 120 年来新高”, 2020 年 11 月 9 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high-voter-turnout-2020-11-09/5652876.html>, 2021-04-05。
- [10] Yale University, “Get out the vot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18102110/http://gotv.research.yale.edu/>, 2021-05-10.
- [11]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8,” September 10, 2019,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2019/demo/p60-266.html>, 2021-05-13.
- [12] Voter Participation Center, May 31, 2017, <https://data.voterparticipation.org/rep>

-
- ort/unmarried-women-america-2017/, 2021-05-10.
- [13] Alan Gerber and Gregory A. Huber, “Getting Out the Vote Is Tougher Than You Think,” March 7, 2016, https://ssir.org/increasing_voter_turnout/entry/getting_out_the_vote_is_tougher_than_you_think, 2021-05-10.
- [14] Candid, “Minnesota Nonprofits Launch Nonpartisan 'Get Out the Vote' Drive,” September 11, 2004, <https://philanthropynewsdigest.org/news/minnesota-nonprofits-launch-nonpartisan-get-out-the-vote-drive>, 2021-05-10.
- [15] Craig Peters, “Vikings Get Out The Vote,” November 1, 2020, <https://www.vikings.com/news/vikings-get-out-the-vote>, 2021-05-10.
- [16] Black Voters Matter MN, <https://www.blackvotesmattermn.com/>, 2021-05-10.
- [17] Indivisible Chicago, “Get out the vote!” <https://www.indivisiblechicago.com/midtermgotv>, 2021-05-10.
- [18] League of Women Vo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lwv.org/about-us/history>, 2021-05-12.
- [19]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https://now.org/about/history/founding-2/>, 2021-05-12.
- [20] National Women’s Political Caucus, <https://www.nwpc.org/about/>, 2021-05-12.
- [21] Statista, “Poverty rate for families with female householder in the U.S. from 1990 to 2019,”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04747/poverty-rate-for-families-with-female-householder-in-the-us/>, 2021-05-13.
- [22] ScienceDirect, “Socioeconomic Statu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medicine-and-dentistry/socioeconomic-status>, 2021-05-15.
- [23] Payscale, “The State of the Gender Pay Gap in 2021,” <https://www.payscale.com/data/gender-pay-gap>, 2021-05-18.
- [24] Refinery29, “Single Women Are An Untapped Political Force,” June 1, 2017, <https://www.refinery29.com/en-us/2017/05/156740/single-women-equal-pay-voting>, 2021-05-20.
- [25] CNBC, “This map shows how much a single parent needs to earn to get by in every US state,” June 15, 2019, <https://www.cnbc.com/2019/06/14/how-much-a-single-parent-needs-to-earn-to-get-by-in-every-us-state.html>, 2021-05-20.

-
- [26] Pew Research Center, “Black voter turnout fell in 2016, even as a record number of Americans cast ballots,” May 12, 2017,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5/12/black-voter-turnout-fell-in-2016-even-as-a-record-number-of-americans-cast-ballots/>, 2021-05-20.
- [27] News Tribune, “Minnesota's biggest get-out-the-vote campaign under way,” October 30, 2008, <https://www.duluthnewstribune.com/2377941-minnesotas-biggest-get-out-vote-campaign-under-way>, 2021-05-21.
- [28]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Obama campaign won GOTV gold in the 2012 campaign games,” February 21,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4/02/21/the-obama-campaign-won-gotv-gold-in-the-2012-campaign-games/>, 2021-05-21.
- [29] MPRNEWS, “Thousands turn out for last-minute Minnesota Trump rally,” November 6, 2016, <https://www.mprnews.org/story/2016/11/06/thousands-turn-out-minnesota-trump-rally>, 2021-05-23.
- [30] ABCNEWS, “Hillary Clinton's and Donald Trump's Campaigns by the Numbers,” November 7, 2016,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hillary-clinton-donald-trumps-campaigns-numbers/story?id=43356783>, 2021-05-23.
- [31]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2020 Time Series Study,” <https://electionstudies.org/>, 2021-05-24.
- [32] Harvard Dataverse, “Cooperative Election Study Common Content, 2020,”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3A10.7910/DVN/E9N6PH>, 2021-05-24.
- [33] The Associated Poll and NORC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June 2020 AP-NORC Center Poll,” June 11 to 15, 2020, https://apnorc.org/wp-content/uploads/2020/06/Topline_final_release5.pdf, 2021-05-24.
- [34] Pew Research Center, “A profile of single Americans,” August 20,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0/08/20/a-profile-of-single-americans/>, 2021-05-28.
- [35] Pew Research Center, “Key findings about voter engagement in the 2020 election,” December 14,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2/>

-
- 14/key-findings-about-voter-engagement-in-the-2020-election/, 2021-05-28.
- [36]Pew Research Center, “How wealth inequality has changed in the U.S. since the Great Recession, by race, ethnicity and income,” November, 1, 2017,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11/01/how-wealth-inequality-has-changed-in-the-u-s-since-the-great-recession-by-race-ethnicity-and-income/>, 2021-05-28.
- [37]Pew Research Center, “They’re Waiting Longer, but U.S. Women Today More Likely to Have Children Than a Decade Ago,” January 18, 2018,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18/01/18/theyre-waiting-longer-but-u-s-women-today-more-likely-to-have-children-than-a-decade-ago/>, 2021-05-28.
- [38]Statista, “Percentage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8, by ethnicity,” March 11,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84264/educational-attainment-by-ethnicity/>, 2021-05-28.
- [39]Pew Research Center, “Men and women in the U.S. continue to differ in voter turnout rate, party identification,” August 18, 2018,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8/18/men-and-women-in-the-u-s-continue-to-differ-in-voter-turnout-rate-party-identification/>, 2021-05-31.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北京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 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
- 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在校园网上提供服务；
- 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